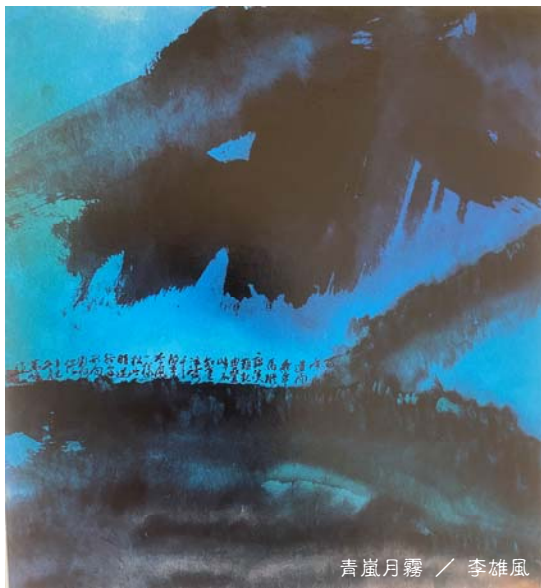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二一年二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2021

- 紀念詩人蓉子
- 散文詩專頁
- 結束與開始：國際華文微詩群專輯
- 中國生態詩作小輯
- 美國早期非裔詩簡析

182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陳銘華主編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紀念詩人蓉子

- 蓉子 詩作、手稿 3
向明 悼念藍星的蓉子大姐 3
項美靜 永遠的青島 4
高潤清 飛上天國的青島 4

詩創作

- 夏露 臘月桂花、林中奔跑的少女 4
王渝 意外之喜 二首 5
童童 鶴 5
金子言 荒地 5
夏子 老 5
林煥彰 雪也要避冬、在思想中行走 6
王耀東 看 我是一塊石頭 6
雷默 儀式、驚 6
張耳 有羞就倒在街頭 7
琉璃 我的父親 7
羅馬蘭 紀念、雞蛋頌 7
星子安娜 到莫莉·皮克 7
嚴力 順時針、六步法、湖 8
馮晏 散步、快遞 8
蘇拉 石像、鏡子 8
向明 時間說、祖孫夜戰 9
葦鳴 漸漸 9
吳濤 三月、鳥鳴、生活 9
楊河山 花籃、一匹馬狂奔 9
于中 疫苗 9
遠方 銀杏 10
秋子 雨中 10
宋遯 1987年 10
殷剛 在中醫館聽道琴 10
桑克 孟莊、鼓勵 10
王性初 抑鬱症患者的寡歡 11
疑雲 選擇還是無選擇 11
李國七 蘋果、拇指 11
謝勳 踩著前人寬厚的肩膀 11
嶺南人 病中讀王維 二首 12
冬夢 隨心情而詩 三首 12
王勇 理髮店所見 12
林素玲 吻手禮 12

- 銀髮 一隻蜻蜓停在竹竿上 13
應風雁 藍 13
吳雨倫 亞利桑那的山火 二首 13
叩求思 兩本詩選、河神怨 13
古松 重逢已非昨日、櫃內的等待 14
余問耕 夕陽心事、災禍 14
心水 野曠天低樹 14
施漢威 什麼是屬於你的 14
非馬 當大門打開 15
趙仁方 蝦戀 15
水央 連接、無題 15
游若昕 百年女性 15

散文詩專頁

- 秋原 何其壯觀 16
方壯霆 數字、過敏症 16
少沉 臨汾 17
鄭建青 散心、雅珠河畔夜讀 17
陳聯松 初 17
藍狐 做一粒沙就好 17
陳銘華 陽謀論、進化論 18

結束與開始：國際華文微詩群專輯 18-19**中國生態詩作小輯 20-24****譯詩**

- 楊于軍 時間的織物 24
岩子 艾米莉·狄金森的詩 25
趙佼 唯有這裡，可以聆聽…… 25
夢楚原 譯詩兩首 25
蘇拉 e. e. cummings 詩選譯② 26
秋原 第46屆美國總統就職朗誦詩
The Hill We Climb by Amanda Gorman 封底

評介

- 無寒 美國早期非裔詩簡析 26
陳素英 行旅軸線 29
饒蕾 詩創作的三種靈感與詩欣賞的
三層共鳴 32
劉耀中 安德烈·普拉東諾夫 34

詩訊

封底裡

顧問：

- 非馬 (芝加哥)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佛)
陳聯松 (北加)
嶺南人 (曼谷)



請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

公眾號編輯：

蘇拉

■ 蓉子



本名王培賢、王蓉芷，原籍江蘇漣水。藍星詩社著名詩人。1922年生，2019年由台返回大陸安享晚年，2021年1月9日逝世。著有詩集多種，代表作品為《青鳥》。

生命

生命如手搖紡車的輪子
不停地旋轉於日子底輪軸
有朝這輪子不再旋轉
人們將丈量你織就的布幅

我的粧鏡是一隻 弓背的貓

我的粧鏡是一隻弓背的貓
不住地變換它底眼瞳
致令我的形象變異如水流

一隻弓背的貓 一隻無語的貓
一隻寂寞的貓 我底粧鏡
睜圓驚異的眼是一鏡不醒的夢
波動在其間的是
時間？ 是光輝？ 是憂愁？

我的粧鏡是一隻命運的貓
如限制的臉容 鎖我的豐美於
它底單調 我的靜淑
於它底粗糙 步態遂倦慵了
慵困如長夏！

捨棄它有韻律的步履 在此困居
我的粧鏡是一隻蹲居的貓
我的貓是一迷離的夢 無光 無影
也從未正確的反映我形象。

【悼念藍星的蓉子大姐

◎向明

近些年來，古老的藍星詩社已經日薄崦嵫，除了詩刊傳到第六十周年，便無法繼續再出版下去以外，藍星自民國四十三年創刊以來的寫手老將，一個個相繼凋零，讓我這個自創刊以來一直寫到而今已經九十四歲的老向明，像一個家族中僅剩的孤哀子一樣，必須含悲忍淚的，為這些一路為藍星打拚共事了六十七年的老伙伴說幾句道別的話。

近一世紀的四分之三長的時間，我們這些像家族之間最親密的人，為詩的理想共同追求的過程中，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經驗，遭遇和辛酸，甚至還有有苦難言，不忍道出和不堪言及的困惑。

昨天天氣嚴寒，我在蕭瑟中看到自大陸返台探親遭避疫隔離的女詩人項美靜從微信中告訴我，她剛接獲在江蘇徐州的蓉子大姐的家人告知，說蓉子大姐在中午吃了半碗飯就不吃了，一小時後即失去知覺，立即送醫搶救，但仍一直昏迷不醒。據醫生告知，她全身各個器官都已衰竭，恐已無法挽回，直至下午終於氣絕而逝去。我看了訊息之後立即設法連絡文訊社德屏社長，她說她已自蓉子家屬來電話得知蓉子發病經過，後事他們家屬會隆重自行處理，現在是我們台灣的這些朋友們要如何追悼紀念她了。她說記得麼？兩年前是我們這些人，把她快快樂樂的送回老家去安享她的晚年的，現在仍然得由你這藍星的家人代表大家撰文悼念她了！你是藍星僅剩的在台家人，必須由你負責執筆，我不得不又饒舌一番了。

藍星詩刊是個非常不同於一般的詩刊，首先它沒有任何入社的宗旨，規章的要求，同時也絕不可同仁間相互推舉吹捧，凡作品能於藍星刊物上發表者即視為藍星的一份子，而且可以不合即離去，非常自由。在這樣鬆散無章的體制下，藍星數十年來沒有擴張發展，一直是幾位元老在維持這份詩刊存在的命運（有人笑說藍星無後），而且曾經前後換過九種不同版本，總在某一本版本維持不了出版時，定有出版社或大學接手復刊，詩社從來不慮經濟問題。故藍星詩社曾被人諷言為一學院派詩刊，並稱藍星只有個人成就，而無團體成就。

藍星詩社自最早的女詩人彭捷移居國外後，在台灣自始即只有兩位女性詩人，即最早創社即邀入社的蓉子和藍星詩頁創刊後開始寫詩的夏虹。這兩位女詩人自始即

以最亮麗的作品為藍星發光發熱，為台灣詩壇不可或缺的瑰寶。

蓉子最早是在藍星詩週刊發刊以前的自立晚報《新詩週刊》上發表〈青鳥〉一詩而被詩壇重視。我在〈永遠的青鳥〉一文中是這樣的認為“這些詩發表的那個時候正是很多大陸來台青年，在於久居異地，而心情徬徨苦悶，難於排遣，而此詩集一出能使他們在詩中找到精神上的慰藉和鼓舞。”由此詩的啟發，而當時正是這樣子苦悶的青年如我等，當然更覺得應該有青鳥樣的一對翅膀，飛出囹圄、向自由開拔。

蓉子的詩自此即在題材和風格上有著多面化的追求和特色，包括抨擊都市文明，歌頌大自然，詠物，旅遊，時事感懷等等。當然身為女性，對現代女性的內心世界及適應潮流等問題也毫不含糊的涉獵或批評。她對生活的感覺與現實的感覺開始蛻變到使她覺得不能再柔弱，不能再以順為正的做一個弱女子，所以她一再在詩〈樹〉中申述：“我是一棵獨立的樹／不是藤蘿”。然後在詩〈蒙娜麗莎〉中又強調“妳不是一株喧嘩的樹／不需用彩帶裝飾自己／妳完成自己於無邊的寂靜之中”。

然而身為基督世家一員的蓉子，一個克己復禮，與世無爭的女詩人，終於警覺到一種已與她纏身、逃之不脫的陰影的存在。我猜這是她寫下〈我的妝鏡是一隻弓背的貓〉的最大原因。（詩見同頁欄1）

這首詩解釋分析的人很多，我覺得台灣對文學社會學研究最深的何金蘭教授引用法國女性主義評論家伊蕊格來所言“男性以其父權體制的角度、觀點來建構女性，使女性成為父權制的鏡相，當女性在一起發言時，女性話語會出場，然只要有男性在場便立即消失，因此女性的主體喪失，只能依照男性的標準而存在。壓抑自己以映照男性的偉大和傑出，成為男性的鏡子，也就是父權的鏡相。我們拿蓉子一生對婚姻的粗暴忍辱負重，始終以笑臉沉默來面對一切對待，覺得她以“妝鏡與貓”這一意象道出的自身幽深幻覺的困境不但有其詩藝手法上的高明，復有其處身處世的道德涵養，使我們對這位故去的詩壇大姐更加敬仰懷念。

2021/1/11

■項美靜

永遠的青鳥

不知該惶恐，還是慶幸
維娜麗沙，在你歡笑的時候
我以玉雕琢，贈你
聖子的模樣

那是九月
青荷於水邊婷婷的日子
你搖著紡車的臉少女般羞紅

轉瞬，妝鏡裡，雪的白光
燈屋的記憶
在寒夜凍成冰刀
紫色裙影星碎羽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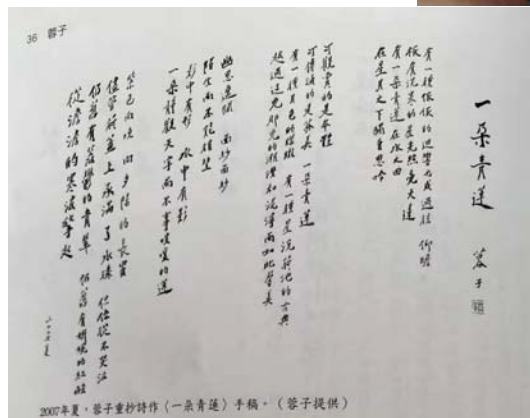
琴鍵上跳動的黑白
生與死彼此承諾的輪迴
靈肉的契約，終止

你在教堂點燃白燭
我在佛堂點燃紅燭
赤裸的淚，水刻的圖騰

當急促的蹄聲踏進彭城
誰能勒住死亡這匹灰馬，將鞍套上

起來吧，青鳥
為睡了的人唱一曲，安魂

2021.01.09/02:11



2007年夏，蓉子書抄詩作《一朵青蓮》手稿。（蓉子提供）

■高潤清

飛上天國的青鳥

——悼蓉子詩人

不認識妳
卻熟悉您的詩句
在詩園裡

不曾讀妳
卻有眾人仰望
浪漫的瑰麗

妳走了
在新冠猛烈的年代
在硝酸將炸裂的時代
拍拍翅飛走了

該如何送妳
在詩國儀仗裡
一首微不足道的悼詞
懷念妳雋永的詩傳頌人間

2021年1月11日寫於雙連坡



2020年蓉子、項美靜攝於徐州
項美靜提供

蓉子手稿，向明提供

■夏露

臘月桂花

我走近正午的陽台
並不是因為聞到了桂花香
但令我俯下身子的
卻是它甜蜜的誘惑
是何時開始
它處心積聚芬芳
預備在這個冬日陽台的角落
給我一場美麗的抓捕
小小米粒的花瓣
顫動著金光
那是熬過漫長光陰的自信啊
無關攀蟾折桂
只願飄蕩在我陽台上的桂花香
也能香在你屋頂的月亮上

林中奔跑的少女

女孩，我看不見你的臉
但我知道你是快樂的
當你這樣自由地奔跑
你就是吹拂小草的風
樹葉也因你搖曳
當你這樣瀟灑地奔跑
你就是流動的鮮花
樹木沾染你的芬芳
也會容光煥發
一直這樣往前跑吧女孩
我願意在天邊等你
也願意在你身後
含著熱淚
為你加油

2021年寄自北京

■王渝

意外之喜

整個下午
莫名其妙地心神不寧
被囚禁的感覺一層層加重
我戴上口罩從七樓走到底層
走到街上
怎麼處處都是欄柵？

我深深陷入混亂
混亂中有一線光
我開始追逐無秩序
追逐全然的放任
追逐疏狂

全然沒有想到地
都市沈悶的氣味
滋潤了我靈魂的龜裂
還帶了一點點靈感
於是意外地寫下了
這首似詩非詩的詩

2020/10/30

來了，第二波新冠

購物中心廣場
那些供人歇息的桌椅
都被搬空了
我走向被固定的那幾排
木製長凳
上面貼了告示：此處禁坐

走累了的我
不僅沮喪更是憤怒
著意地偏偏在告示上坐下
那些已先於我坐在木長凳上的
對著我點頭微笑

打開攜帶的報紙

■童童

鶴

事實上，詩該有
怎樣的心境抵禦四月
在變幻莫測的天氣下
我帶了深藍色的傘出行

雨日的小巷深處很美
遇見畫廊開張
主人只願接電話
他可能忙於應酬
我孤獨地走近他的身邊

通往過去的事
我總是認為自己是小丑
改變你初衷的決定
——讓這半生都在尋找斷點
支撐你走下去

當然你曾引人注目
曾在痛苦中度日
宛如那隻悲傷的鶴

2021年寄自荷蘭

它也怒容滿面
一位演員抱怨：
備受歡迎的《等待果陀》
被逼停演
不得不等待再等待
等到我們都化身為劇中人
無奈地等待繼續等待

我悚然
一片跳舞的葉子
旋轉落下
孤獨
淒涼

2020-11-12 於紐約

■金子言

荒地

房前屋後一壟壟
被大公大婆開荒的宅基地上
花生都已拔光
大白菜也已曬成了菜乾
狗尾巴草和雜草還在寒風中搖搖擺擺
再過幾天
這片土地就會被翻開
播種過冬的蔬菜

家門口的另一邊
成片的菜心和蘿蔔也收割完了
老媽又重新種上生菜和香麥菜
永不停歇的泥土
長久地輪番生長著勞動人民的希望

20191203，寫於江洲圩

■夏子

老

等待
魚群過後
又一個夏天的結束
等待秋陽舉觴
兩盞無心對酌的醇酒
等待夜黑
獨把心事飲盡
如果明朝風起，如果……
以一朵雲吹動浮塵的波
以億萬顆流沙匯成量子場
以山丘下愚公的遺響
向無何有，臣服於你
而時間是一場下了好久的雪
那兒的山也白了頭
人也白了頭

■林煥彰

雪也要避冬

今年冬天，雪都去了南方。
我的青島朋友，用微訊
告訴我，今年冬天
北方都沒有雪的足跡；

雪也怕冷嗎？我從來沒有機會
問她，明天冬至
我希望不要錯過，
雪要是真正到了南方，
我要把握機會，牢牢
抓住她……

2020.12.20 研究苑

在思想中行走

現在沒有答案，未來
也未必會有答案；關於
戰爭與和平……

牠可以不用行走，我的貓
只要靜靜趴著，閉上眼睛
睡著都無妨；唯我在行走，
我習慣，習慣在思想中行走
沒有遠近問題，
只有行走
我不再計較，說什麼都好
我只在乎，我的貓是我的貓
理不理我，都不會在乎
這世界，這世代
從來沒有這麼自在，
如此自由；我已明白，
我已不再是我以前的我，這是一個原則
當然，原則這只是一個
原則的原則，
原則不會是一成不變的……

2020.12.23 南港站

■王耀東

看 我是一塊石頭

面對未知的邀請
我就是坐在溪邊的一塊石頭
有人看我的寧靜
說 是一個漢字

一個生命遙遠的起點
延伸著我的情緒
低下頭來傾聽那小橋流水
淺淺低低吟著內心的詩句

聽到了嗎
風腳踏著火燒的土地
我的靜 變成了一種悸動
出現一陣陣緊張的呼吸

我不是一塊冰封的石頭
活著的自己 遠望有樹
不論晴天還是下雨
能與萬物融為一體

我的聲音
不在天上 不在暗處
聲音就飛行在地平線上
總是從起點走向無際

我沒有外殼的包裝
也不長枝伸鬚
一種神情的自在
創造著自己不屈的強體

我的靈魂
就是詩的真寶
無限的超越
讚為：擎天之柱

2015年3月5日北京

■雷默

儀式

兩棵樹，在稀疏的樹林裡
筆直地站在一起

兩隻鳥，幾乎在同時
從水面驚飛，到達對岸

兩片樹葉，在枯枝上
瑟瑟相望，沒有落下

冬日的山野裡，兩片湖
彷彿兩隻明亮的大眼睛

驚

零下七度，陰沉的天空下
只有風，從湖上吹來
那個下午，我驚擾了兩隻野鴨子
那個下午，我的心像兩隻野鴨子

2021.1.16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
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
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
、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
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
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
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
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
，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
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
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
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
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
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張耳

有羞就倒在街頭

上帝倒在八月的街頭
滾下台階膝前一只空碗
再喝兩瓶就不覺得，自己
已經有七十八億孩子，其中八億
正在飢餓，卻又懷上
一只空碗，裡面放什麼合適？

趕快趕快，不然長不大
長不好，預防針沒用，空流汗
這棵不結果。謊花的說法
他們當然知道。倒在
街頭一樣睡得好嗎？黃粱夢裡
雲是麵白的，還是肉紅？我們現在

討論倫理還是神學？問題沉重
如山，好比有了空碗，就會有人
敲著邊鼓在街邊打鑼。運足底氣
驚動天堂塌下來，沉入海底。喝吧
碗喝高了自己
把您比下去，餓得心慌

■琉璃

我的父親

父親，是一座站立的山
我站在肩頭，看見世界
現在
我、我、我……
用打氣筒，用盡力氣
祈求躺臥的山能再站立起來；
用盡我所有力量……
小女孩，墊起腳尖
伸直了手
怎麼按不到，那個
時間停止的按鍵……

■羅馬蘭

紀念

重傷的“紅茶菌”被我們一飲而盡
傷痕只有戳破
你喜歡這樣想過去
在鐵道的兩邊

我們只要有眼睛就傷害了光線

注：紅茶菌又名 Kobucha (恐怖茶)

2020/6

雞蛋頌

一刀劃開，蛋裂為
兩半，無血的
傷口
破開了天地

蛋黃散落於案
點，線，面
我們必須面對殘局

子見南
三分之一的夜
蠕動，伸腰
蛋黃復歸於蛋白的空間

從蛋的中心
裂縫處，花兒升至
平面

蛋成為雞

2015/1/4

■星子安娜

到莫莉·皮克

在遇見你之前
我夢見一尾粉色的孔雀
在異國用異域的語言
美麗地開屏。

而蜜桃仍是一個難題
難怪普魯弗洛克徘徊，
渴望著決定，
而於你，桃紅深處承接著
進入一個更新的世界。

讓它變新，我聽到，
你們都聲稱。
現在我注視葉子和果實，
石子和星辰，每一個
都是一首新詩。我也
咬到了它多汁的果實。

2020年寄自加拿大

卑微的草籽懷抱日出
蝴蝶，起舞月亮

愛恨
是田埂耕種的墓碑
是彼此遺失於人間，風
吹落的名字

所有的顏色歸納：黑，白
所有的存在都是空

纏繞的緣份
風會銘刻於彼此
一張帆，早已指定下一站漂泊方向
只是哪一天，老屋
或許早已不在

2021年寄自新加坡

■陳華美 人間

■ 嚴力

順時針

青春壓不住眼光的裙角
摟住這頓視覺的盛宴吧
他一次次進餐
強調物種裡陰陽的類別
五十年過去了
修養端不出什麼新菜
老套的杯盤洗了又洗
只是年齡的眼皮
甚至在有風的時代
還是像裙角的眼光一樣
順時針地搭了下來

六步法

人類進程六步法：
幾個人消滅一個人
一群人消滅幾個人
一大群人消滅一小群人
建立城邦和國家
實踐家法和國際法
確認誰也沒有消滅誰的世界
秩序

問題是
這六步法一步也沒消失
它們在世界上繼續同時奔走

湖

再有幾天我要去一個陌生的湖
對它的希望值
還不如說是對我自己的
我近來一直想安安靜靜地
在心中濕鞋的湖邊走一走
但不干涉魚蝦之道鮮活的生物鏈

世上的湖我去過很多
只是名字和大小
以及地理位置的不同
就像我見過的人

■ 馮晏

散步

一隻貓輕如樹影，絹紙，空氣
從林中小路另一端飄來
輕如一片禪意，一層薄霜
它發現了我，便輕輕躲開，像化了
流向草叢深處
左邊，樹上的紅柿子墜落一枚，碎了
它停下，回頭，點上逗號
彷彿夕陽下的一朵雲
安全意識裡的根
有它躲進去的四隻小輕足
脊背露出草叢
像被螞蟻蓬鬆過的一團細沙
我吸入了它捉摸不定的磁，或者玄思
它躲進我搜尋與輕有關的詞語龍門陣
意象將它捧起
一隻喜鵲碰落幾片白楊樹葉
劃傷的藍更低了
這個午後，巨大的寂靜正被晚秋深聞、吸入

快遞

在被隔離至小區門外的快遞堆裡
找自己名字（來自深圳的維生素C和口罩）
一個從災難的魔幻現實裡分離出來的
防疫用品盒子，宇宙能量
一陣散發消毒液氣味的銀河系的風
這個午後，光折射在一些名簽上
你在辨認自由的替身
可以無謂暴露於地表，不同緯度和人群
經過了昨夜星辰、雲頂、都市燈火
以及鐵路、荒原和叢林
你在找一個隱喻，囚禁背後，一個岩漿顆粒
沉默的溫度，一個新冠病毒的絕緣體
與恐懼和焦慮無關的一片靜默，一聲讀音

2021年寄自北京

■ 蘇拉

石像

我沿著小路去找鮮花
在碧綠的傍晚
露珠此起彼伏的亮著
許多聲音難以捕捉
鳥鳴忽閃忽現

像一次夢中的行走
當失明的我找到出口
一尊破損的大理石像
在盡頭出現
潔白而悲哀

他在野花的波浪裡起伏
而陽光灑下來

穿過我

鏡子

黃昏打磨我的鏡子
暴雨即將來臨
我的手上
滿是碩大的水珠

穿過冰涼的火焰
我是唯一的持鏡人
我的昏暗是我的黑夜

鏡中我看到唯一的火光
在月亮裡閃動

但當我看它
它就破碎成無數火焰

2020年寄自紐約

■向明

時間說

某一天
時間透過它的老平台
在那牆上掛丹一生的掛鐘
滴達的對我說
螺絲都已鬆動
大概快要葬身黑道了

我一點也不吃驚
它的盡力盡心
始終無怨無悔
也毫無報酬代價
如要從此碎身暗黑
豈能留它得住？
豈能不那麼狠心！

2021/1/22

祖孫夜戰

攤開巨幅歷代版圖
從昏暗不明燈光下俯視
戰國策上五霸七雄
猶在兀自爭勝
不死不休
落後幾千年的老爺爺
雖然早已站立不穩
仍然血脈賁張
想要參戰
卻也不知從何可以下手

撒嬌在他腋下
不停亂撥手機的小孫子
突地大吼一聲
我大贏了一萬五千點
爺爺你打敗了誰沒有？

2021/1/21

■葦鳴

漸 漸

年紀漸漸大了
體魄也漸漸差了
漸漸更多地出席喪禮了
也漸漸更習慣這種情境了

2020.10.28. 晚

■吳濤

三 月

人群如葉片
鳥鳴在其間

鳥 鳴

“時代的聲音……”
他突然頓住
他把時代這個大詞，縮小
如一聲鳥鳴

生 活

每天早晨出門
我都要小心地套上外套
不是為了美麗
也不是僅僅禦寒
而是為了包裹我身體上的
簇簇尖刺
防止刺傷這個無辜的
社會

2020年寄自山西

■楊河山

花 籃

走在街上，滿天的雲朵跟著我走，
滿天的繁花。大朵的牡丹，
郁金香，繡球，大片花瓣的芍藥，
一簇簇的波斯菊，鳶尾花，
這些紅的黃的綠的紫的藍的繡著金邊的花，
每一朵都不一樣。所有的花
都跟著我走，我彷彿頭頂著一只
碩大無比的花籃，一個花束狀的金步搖金冠，
一步一歡喜，搖動的葉片，
明明滅滅花團錦簇，顛顛巍巍的
有點超現實。走在街上，
頭頂著鮮花，這一刻感到喜悅，
我變得詭異又怪誕，我需要好好的適應一陣子。

一匹馬狂奔

我的心跟著它狂奔，我的靈魂跟著它
狂奔，我的血，我的四肢，
呼吸，毛髮跟著它狂奔，我與它一體。
一個藍眼睛以及旋轉風暴
組成的精怪在飛奔，懸浮，離地三尺的高度，
四個蹄子扣響大地。我與它狂奔，
一道光，閃電，一團火焰，哦這一刻多麼自由。

■于中 疫 苗

——致新冠病毒

都算你有種！
敢來冒犯
即將把你繩之以法
或毀滅你的
人類

在眾目睽睽的注視
“注射”下
我莫名其妙地
為你而“出”生！

12/1/20 寫於休士頓市

■遠方

銀杏

不比學歷
不比資歷
更不倚老賣老
其實
他已接近功德圓滿

春天的活力
夏日的願力
秋冬的魅力
都融入他獨特的
成熟與睿智
從容和熱情

就守護在路口
向所有路過的生命
致敬 包括
鳥兒 狗兒 乞兒
一視同仁一如既往

在歲月的凝眸中
積累福報
在宇宙洪荒的反思中
等待閃現的靈光
把自己涅槃

■秋子

雨中

雨中吊水
她是傘形的病床
月亮出來了

她昂首離去
脫下了她的內褲
給我罩上

2021年寄自甘肅天水

■宋遯

1987年

六年後，我發覺我再也讀不懂金重的詩
甚至感到厭倦，“我不會像他那樣寫作，
我也不會再讀他寫於流亡之年的詩作！”
我發誓，但是直到此刻
我發覺我才看到了他的詩中那通向邊
境的白樺樹林

在那深處——紅軍檢查站擋住了裝滿
海軍文件的
高爾察克的一輛紅十字救護車
駕駛室內女兵警覺的雙眼猶如我懷中
小聖像上的聖母
這不是在1937年，這是在1987年的火
星退去之日。

*金重，旅美詩人，出版有詩集《雪不在乎》。

2020年9月7日寄自北京

■桑克

孟莊

深夜的蛙鳴是想提醒什麼，
我裝作和烏鴉一樣聽不懂。

不遠處的靈隱寺想必和
極樂寺一樣並不懂得選稿標準。

什麼是需要刪除的雜草和水份，
什麼是天生的賤骨頭。

茶園的營養是與想像力為敵的，
而那些半透明的影子

如果僅僅是來生之記憶，
我就如沉默一樣沉默。

鼓勵

我的人生只剩下寫詩。
沒良心，還有更多的光明的時刻。

我自己和自己吵架，
我不想讓自己無辜墜入黑暗的懸崖。

中指磨痛總比心痛強，
但是我怎麼也翻不過他們給我砌的鐵牆。

咖啡是可以治癒人生的，
咖啡控《哲學辭典》就是這麼寫的。

冬天的大花惠蘭，
在公共汽車擁擠的騷味中與幸福交換。

在禮堂台階期待剪票的過程中，
從褲兜搜檢而出的五毛紙幣置換的冰
棒堪比啊歡樂頌。

激勵生存鬥志的小路，
迎面而立燃燒的橡樹。

2020年寄自哈爾濱

■殷剛

在中醫館聽道琴

藥材氣味曖昧
虛擬出沼澤與毒蠍
銀針穿過經絡在疼痛中消失
草藥擁擠著進入深宮

留守的老臣與之傾心交談
引信在體內火速蔓延
心跳浸泡在虛汗裡
嘈雜聲在洪水中成為浮標

智障者聚在一起會診
專治疑難雜症
脈搏有魚死網破的堅定
患者看不清自己的臉

2019年12月31日上海

■王性初

抑鬱症患者的寡歡

陽光在樹下獨自蹲著
挖了一個影子的坑
要將這棵大樹徹底埋葬

樹梢沒頂於水平面的傍晚
一切歸於平靜如水之冬
南瓜上市販賣一年一度的名義
臨近寒冷禱告已無法自拔

自言自語沿街乞討付費
孤單的慶典來自內心的魔怪
無需再忍受那針尖刺透的劇痛
樹根拔出全身分佈的神經

一個人看透了所有人的一生
騙局氾濫成災把自己囚在北風

謾罵出口成章據說這是自傳
關閉所有心窗把原來的聲音還原
再也不必等待死亡去證明死亡

用雙手在心中把五臟六腑搗碎

2020/10/15

■疑雲

選擇還是無選擇

Choice Or No Choice*

死去的情人在思戀中燃燒；
活著的伴侶被冷落成寒冬。
選擇此生為死者還是活著？
世人多是好死不如賴活著。

*一位粗俗的讀者答張錯的雅詩
“躺在已熟睡她身邊一個冬夜”

■李國七

蘋果

時間在封閉與隔離中流淌，有人總結
那是兩個女人之間與美麗相關的戰爭
日日夜夜面對高聳的牆，就連敞開的窗
一樣不能承載饑渴笛聲，幽怨、悠遠
帶著某種不可抗衡的神秘誘惑
何況應季的還有蟲鳴、飛鳥、雲圖
輪迴輪換的花開花落的樹
芳香在有月亮的夜晚
總擊退一個女人脆弱的免疫力

富裕、權勢與地位就是那麼一回事
一個女人，缺了男人就是一朵缺水的花
這些，實缺忒多的人不會懂
唯獨擁有培育攀比，自小
她就學會解讀孤獨與寂寞的滋味

多年堆砌的千噸萬噸渴望
竟然是一粒蘋果成全了她
蕩漾春心終於遇見慾望
幹架、爭鬥、發胖、外遇、衰老……
暫時不去考慮，那是以後的事

拇指

她其實並非被癩蛤蟆偷走的
所以的偷走，就是離家出去

老婆婆向巫婆再次祈求的願望
絕對不是拇指的意願

是愛是呵護是滿足是幸福的承諾
然而，慾望的蠢蠢欲動仍舊不能制止

管得住人，卻關不住心
成長過程總是要出走一回
才甘心回歸安頓與穩定

■謝勳

踩著前人寬厚的肩膀

——記西班牙清真寺大教堂

羅馬眾神
屬意這塊風水
接著，基督
伊斯蘭和天主
一個個踩著
前人寬厚的肩膀
九個世紀
權力的更迭中
堆疊出各自
獨特的面貌
尋找最短的距離
到天堂

左鄰右舍
文藝復興、歌德
伊斯蘭、巴洛克
無聲的對話
讓美在突兀中
款款成熟

大廳裡
拱門穹頂圓柱
相互揖讓
那一片八百根石柱
仿若長滿幾何的
森林迷宮
頂著不同宗教的重量

這一座普世的道場
在歷史的喧囂
與靜寂的恍惚
之間入定
成一道深沉的風景

註：西班牙清真寺大教堂位於哥
多華（Cordoba），為一處世界文化
遺產。其建築具有基督教、伊斯蘭
教和天主教風格共存的特色。

■嶺南人

曼谷，翻開平凡 又不平凡的一天

早上，六點
手機鈴聲把我叫醒
人醒來，燈醒來
爭分奪秒
與時間賽競跑

七時，打開大門
我站在門口，目送
兒子上班，孫子上學
揮揮手，向他們，說
Good Day!

Silom，人聲車聲
流成一條喧嘩的呵

世界許多城市封城的日子裡
曼谷，翻開平凡又不平凡的一天

2020年11月9日於曼谷

病中讀王維

——寄詩友文朋

在醫院加護病房
讀王維
大漠孤煙直
長河落日圓

視野開闊
氣像恢宏
愈老愈愛王維
他的詩陪我
渡過生命的苦海

2020年12月5日於曼谷

■冬夢

隨心情而詩

——與雅君共勉

人來車往
這個囂鬧的城市
一棵棵的綠
與春天的距離仍然遙遠

隨心情而詩
誰會想起青春善變的歲月
你的少年，我的中年
老了，我們的晚年

檀木梳子

一把檀木梳子
代替我的手
將你縷縷青絲
梳成我們的齊眉白髮

一把檀木梳子
代替你的手
將我眼角的魚尾紋
輕輕刮走

燭火心事

一句心底話
強忍的淚可以代我說

思念之苦呢
何必要歲月代我痛

心事如燭火
今夜，有您忌辰的回憶
難怪
它熱淚盈眶起來

■王勇

理髮店所見

疫情隔開彼此的距離
你我紛紛戴起口罩接受
剪刀、剃刀、梳子的
輪流交鋒。瞄著一群群
跌落的黑的、白的歲月
蹲在地上，隔著灰色地帶
是不想還是不敢越過雷池

剛才黑黑的山野上
經不住季節的幾番撥弄
就露出了深遠處的霜雪
寒意襲來，並非故鄉的初冬
乃是島國入冬的冷氣
吹得頭皮發麻，髮梢雖短
卻根根直立，顯露鋒芒

牆角的攝像頭
偷窺店內的一舉一動
直到我理完髮
踩過腳下的灰色地帶
付錢，走人

■林素玲

吻手禮

當每一次被溫情緊緊握住
問候，開成一朵朵友誼花
輕輕的點到為止
是仰慕，也是祝福

晚輩，抬起您的手背
放在自己額頭
不量體溫，只測心的溫度

■銀髮

一隻蜻蜓停在竹竿上

一隻蜻蜓停在竹竿上
 螳螂爬來
 玩著大刀
 顯本領給蜻蜓看
 蜻蜓低下了頭
 祇當沒有看見

其實
 這祇是從越華小學課本裡
 逃了出來
 盤桓在我腦海中幾十年
 詩的
 幾個忘記回去的意象

2020-06-10 北卡

■應風雁

藍

一片朗朗
 日頭長空作文
 浪擦掉所有字跡
 渴望一朵雲
 為我句讀
 海天的不同

20200918 新竹

■吳雨倫

亞利桑那的山火

大火燒了三天三夜
 艷陽天裡
 濃煙比山脊更為龐大

 為了滅火
 電影裡的美國直升機都來了

他們在轟鳴聲中
 消失在山谷的濃煙裡

亞利桑那的河床

院子後面
 有一條乾涸的河床
 從遠處大山方向延伸而來
 消失在仙人掌的密林裡

幾個月，或許幾年
 或許數百萬年
 沒有一滴水流過

它為什麼還呆在這裡？
 它為什麼還要存在？

直到山上
 一場海市蜃樓般的雨雲飄過
 一條涓涓細流
 在十分鐘的時間裡
 借道從這裡流過

乾涸的河床
 永不腐爛的屍體

■叩求思

兩本詩選

在普盧魯街頭露天市集
 舊書堆疊如牆
 高至我肩膀

“有詩集麼？”
 老闆指給我看

我只要一本政治詩選
 老闆則慫恿我
 再買吧多買吧買吧買吧
 “你挑了一本男人的詩
 至少再買一本女人詩集！”

這說動了我
 然而回家才發現中計了
 政治詩選裡也有女性
 女性詩選裡也有政治

2020/10/11 台北光點電影院
 觀《波濤最深處》後作

河神怨

鹽少許 六百公斤
 將溪魚裹雪炸了
 酬神

政府醒來的時候
 重罰
 重罰六萬新台幣
 大家熟睡的時候
 夜夜
 夜夜鶴來報恩

多惱河
 星期一是藍色
 星期二還是藍色

■古松

重逢已非昨日

我從懷中掏出
一串串花蕾似的
來自冷漠庭裡庭外的慰問
將刻骨銘心的企盼
換取你溫柔得令人難受的
默默凝視的關懷
那一刻使人難以置信
隱藏在肅穆法袍下的你
竟在咫尺間揚起
清晨金鐘高院分外的綠

你還是記起從前
加士居道南庭的冬天很冷
松濤依舊在你離去時低訴
一份只有南九特有的溫情
暖你於一去
便匆匆廿載的思念

重逢金鐘已是秋涼
香港公園落葉紛紛
多麼像南九枯葉滿階
你總是一如既往
輕輕地說著白蘭*的故事
我驟然告訴你南庭潦倒
惘然迅即在你雙眸溢出
目睹你背影朝高院走去
失落豈止是寂寥
連咫尺的距離
都是很遠很遠

*南九龍法庭前階植二棵白蘭樹，多年後，不知何故被砍掉。

檻內的等待

如果可以涉水而過
我就不會孤獨的
呆呆的坐扁
一個冷漠冬日的下午

■余問耕

夕陽心事

一路紅塵喧囂
雨橫風狂
我索性潛入黑暗
洗白

災禍

山和地上的樹木集體失蹤
風雨交加之際
失友的山泥終於耐不住
紛紛下山追問
眾人死一樣的靜默
只有洪水咆哮

我枯瘦乾涸的身軀
唯願可以承受
就算是千百載禁錮
悲絕中仍有
你長長思念的慰藉
在禁閉的夜中燃起
微弱希望的一點曙光
檻內偷偷抬頭看你
皺紋竟在剎那間衍生
歲月在一瞬間老去
我試圖將嘴唇張開
竟有淚水凝滯斑駁
庭內的你定然
強忍著涕淚
在千般無奈中
吞下滿腹心酸
等待判刑是每一方寸切割
果陀早已在等待之前死去
我仍得抬起頭來
捕捉你驚鴻似的一瞥

2021年1月5日依舊作修訂

■心水

野曠天低樹

野渡無人鴛鴦水上交頸浮游
曠世情緣也會無辜被拆散
天路遙遙總難訴衷曲
低處仰望妳聖潔清純美姿
樹下飄落雪花狂吻我孤影

2020年寄自墨爾本

■施漢威

什麼是屬於你的

沒有什麼是屬於你的
頭上那片蔚藍
腳下那塊青蒼
可愛的紅玫瑰
甚或
一株卑微的殘缺野草

你將歸於土
歸於火
歸於混沌
歸於風中

你將一無所有
帶不走一顆塵埃
整輩子操勞跋涉
到頭換來
虛幻徒勞的
一場往返

28.12.2020 越南

■非馬

當大門打開

我們巴望看到
一個被噩夢折磨的黑夜
猛衝出去
一陣清新的空氣
款步進來

萬萬沒想到
會有一個被寵壞
永遠長不大的老小孩
賴在床上
做他的大頭夢
拒絕離開

還嘟起嘴
對著一束晨光
猛吼

你被開除了

When The Door Opens

we are anxious to see
the darkness tormented by nightmares
rush out
and a breath of fresh air
stroll in

we never expect to find
a spoiled old kid
who would continue his crazy dream
and refuse to get up

now he is purring his mouth
and shouting at a beam
of morning light

You Are Fired!

■趙仁方 Frank Zhao

My Enigmatic Little One

We met that evening at the lake
You, tiny but cute
had not been expected
But with me you came
all the way to your new home

Here you stayed and played
Merrily and happily for a while
Then suddenly you
disappeared somewhere
But I don't know where

For the time you were absent
I looked for you with eyes widely opened
Still I could not find you anywhere
At the place you are supposed to be around
Nobody knows where you are to be found

Two days ago you appeared alone
Surprisingly from no where to our world
So mysterious your going and coming
That we all wonder where you had been
And where are your other relatives now resting?

Note: The English poem came to mind first and
Chinese second.

蝦 戀

那天傍晚我們在湖濱相遇
嬌小靚麗的妳
並不在預期當中
但我和妳
卻走到了一起

新天地裡我們和睦相處
妳每天快樂幸福地嬉戲
可是突然間
妳石沉大海
杳無音訊

失蹤期間
我睜大眼睛尋覓
找遍任何妳可藏身之地
依然迷霧一團不知妳在哪裡
沒人知道我們是否還會相見

兩天前妳悄然給我驚喜
穿越時空之門
去無影來無蹤令人著迷
妳去了何方，還有妳的同伴
他們此時何處安寢？

■水央

連 接

雲捲著雲
風咬著風
波連著水
地接著天
騎在自行車上的我
獨立
而不孤立

無 題

樹搖著風
影晃著光
鳥啼劃破長空
海洋思念遠方
落葉追逐紅日
大地仰望星辰

■游若昕

百年女性

1920 年
美國婦女獲得選舉權

2020 年
美國
可能會產生一名
女總統

1920 年
中國婦女第一次
正式進入北京大學讀書

2020 年
中國一名懷孕
8 個多月的醫生
仍然在抗疫前線
救治病人

何其壯觀

——指天大聖的風景

風景 01

有一天，天宮的群臣要把兩個桃木箱打開，看看裡面誰的大蒜最多，誰就當老大。指天大聖知道自己沒有份，非常不爽。他從頭上拔了幾條猴毛，往空中一吹，頓時出現了成千上萬，不是猴子猴孫，而是萬頭鑽動的紅帽兵、（確實有頭有角的）牛鬼蛇神，還有不少極像文革的毛毛蟲——其實是嗡嗡作響愚蠢的應聲蟲。他們搖旗吶喊，喧聲震天，把天宮包圍的像蜂巢一樣密密麻麻，水泄不通。

指天大聖歪歪斜斜的站在一面大玻璃後面（那一直是他自己的世界）振臂高呼：“把我的蒜搶回來！”一霎眼間，紅帽兵、牛鬼蛇神和毛毛蟲群情激昂，狂風暴雨般連籬帶打攻打天宮。一時之間，警棍與旗桿齊飛，催淚彈共莫洛托夫雞尾酒一色。場面十萬火爆。

可憐的是天宮三五人丁的警衛。他們何曾想到遭遇這樣洪水猛獸的陣仗，在人眾我寡的情形下，節節後退無力抵擋。天宮一下子就被攻陷。據說宮裏的群臣一個個心驚膽跳，紛紛躲到密室裡去。

這場鬧出人命的大鬧天宮，陣容之大，史無前例！

風景 02

在指天大聖統領下，每天在各地都看到汽車大排長龍。不是平常上下班的塞車，而是領救濟食物的、接受新冠檢測的，成千上萬的汽車長龍。

一部接一部蠕動的汽車，近看像一隻隻引頸張嘴，嗷嗷待哺的小鳥。

綿延不斷的車隊遠看像極了長城！

風景 03

在指天大聖的統領下，感染新冠的大軍已逼近四千萬人！

有超過四十多萬人因新冠死亡。如果把所有的屍體堆積起來，應該像山一樣高。如果把所有的屍體一具具平放，簡直就是一片汪洋大海。

屍山屍海，何其壯觀！

如果再把這些死者的呻吟喘氣、加上他們家人、親友、愛人的哭泣，不啻是驚天地，泣鬼神！

2021·亞美利堅·大疫·大亂

數字

數字本身是很抽象的概念。如果數字不與物體和人文接聯，再了不起，也不外是一堆有棱角有弧線的符號而已。

同一數字，若度量單位不一樣，結果會差之千里。譬如一克與一噸，或一平方米與一平方公里，都是一百萬倍的差別。

相反而言，如果物體質量不同，數字的大小未必與物體的價值成正比。眾所周知，小小一粒好鑽石，可以價值連城。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每天都需在電子醫療記錄上簽一百幾十次名，同時還要填入準確的時間數字。為求財運，我總是喜歡填 8 點 18 分，8 點 28 分，或 8:38 分。而出於忌諱，我盡量避免填 4:24 分或 4:44 之類的數字。當碰巧填入家人摯友的生日日期時，我就順便熱烈地慶祝一下；但如果是久未謀面者，我會趁機閉上眼睛，默默思念幾秒鐘。

2020 年三月九日

過敏症

救急般地，我趕緊把 Claritin 吞下，企圖將左鼻孔滴涕的水龍頭關嚴；殊料還未轉頭，左鼻孔就與服著 Allegra 仍在打噴嚏的右鼻孔邂逅了，隨而同病相憐。

這近年才患的過敏症，如相思病，遇春即發，而且一發而不可收拾。深想一下，愛情也不外如此。

2020 年四月二十五日

注：Claritin 和 Allegra 都是抗過敏藥。

■少況

臨 汾

車進站時，我恍惚了。你一把接過我懷裡的大公雞，神秘兮兮地湊過來。“明天這班車晚點了，我沒趕上。你父親抱著你，一直藏在黃昏的褶皺裡。”我身後一個人在自言自語。樹葉彷彿觸電，成批的文字翻捲。大公雞閉上左邊的那隻眼睛。不是左眼，強調精微差別的理論家轉著說話。

我曾經去井邊借水，遇見一個逃兵，長得像一個牌位。他解開領口，露出脖子上一串葫蘆，脖子歪得最風趣的那個肚子發亮，照見我的禿瓢。我並非故意追求語義重複，相反，準時抵達，總能激起我口渴的慾望。

他還是從台階上跌下去，帶著滿身的怒氣，和賣包袱的下崗相聲演員撞個滿懷。“我可是鄉紳後代，你休想造次。好在我販運戰爭和藥品的資歷，已經說服他們寫進下一本縣誌。過去，在沒有通車的年代，西時街上，大家一齊倒著走路。鼓樓上，一群養雞專業戶跳來跳去，就是不敢俯衝下去。”

早年，我對面坐著一個吃棗的人。火車快進站了。

2021年寄自上海

■鄭建青

散 心

早春二月一個寂寞的週末，不看青林開遍紅茶花紫木蘭和白山茱萸，我們開車出城去。隨便擇一條鄉間小道慢慢開隨意看。看青青的田野，遺棄的破屋，村頭小伙子侃大山；看路邊紅雀乍翅，牧場牛羊吃草，藍天白雲悠悠。待寂寞一路吹散如車尾排出的廢氣，我們便掉頭回家。歸路上最耐看的，是天邊的晚霞斑斕著黃昏的寂靜。絲毫不像躺在手術台上的病快子。

秋心即愁
造字者最懂
意象疊加

雅珠河畔夜讀

夜讀宋詞 忽聞 兩三點雨 噠
噠 敲在廣玉蘭葉上 清脆 似
翻動的書頁 遂熄燈 合眼傾聽
雨點 斷斷 續續 再聽 雨竟
停了 今夜 似無緣 聽繁雨
敲葉 復開燈 讀詞 然對岸的
鐘聲 竟噹噹 響來 攜風 挾
雷 帶電 彷彿有一腔火氣 欲
宣洩 慾滂沱 一場豪雨 如亂
珠 悶熱的夏夜 漸漸 清涼起
來

難眠夜
樹叢鳥噉
打字聲

■陳聯松

初

那些被時光帶走的，最終還是被時光帶了回來：

風吹著春天的模式，你的唇香與季節般配，是你讓梔子花開了，還是花香歡喜你的唇，特意落入唇之間，至今尚無答案。

薄裙，妳肌膚之魂，細碎的花，起起落落於舉手投足間；當晚夢見自己成了一方妳喜歡的布，任妳裁來剪去。

穿著我。碎步，妳花開；躺下，妳也花開。

初見妳的體溫，比春風暖，那高出的溫度剛剛好讓我心跳加快，加快到可以承受的上限。這個上限還沒有被突破。

那些被時光帶走的，還是被時光帶了回來。

人生不如初見時，只因初見時是妳。

■藍狐

做一粒沙就好

做沙湖裡的一粒沙，以晶瑩的磨礪，鼓蕩每一縷潮汐。心事在透明的訴說裡。美的橫斷面。魚的歎息。水草搖曳。第一千零一次的淘漉，讓堅硬終於析出柔美的氣質。

洗白的的光，身形妖嬈。每一粒精確的雕琢，凸顯故事的暗線，鋪排縝密。即若有風兒一遍遍閱讀，光與沙的密謀，無可挑剔。縱是有一波又一波沙浪湧來，執著的棱角，註定會支撐了浪花之上，凝固的笑意。一如，光的深長觸鬚與沙的神經末梢，交會出無詞的歌曲。

做一粒沙就好，在沙湖，足以蕩滌了流動的美麗。

■陳銘華

陽謀論

長期來我國嚴格遵照客戶要求複製了品質（注意：Quality 不是質量）卓越的人——外自肌膚毛髮，或風流倜儻，或漂亮大方；內至血肉器官，或思想獨立，或行為殊異，無不精益求精超標達陣，病毒般迅猛融入社會人群。可是，如今貴國要求大數量（注意：Quantity 與品質並稱質量）生產，我們認為此舉有欠週全！物以稀為貴，乃是成功混水摸魚之最高原則。不然，無論仿真度多高，遲早必被歷史唾棄（像早期產品：義和團及紅衛兵）。為彼此長久互助互贏計，國會堅決不能答應這種要求

我的右手置於心臟位置，我的嘴巴沉重地宣讀以上貿易聲明

2020年3月3日

進化論

時間到此一變。這個宇宙已沒有什麼生或死，也沒有什麼一直存在或消失

父親只知民國，我只知唐人街，我下一代可能只聽說有漢語，如此這般再過幾代便只知有地球了

2020年10月5日

結束與開始

國際華文微詩群專輯

■攀山越嶺（英）

不朽的傳奇

——元旦獻詞

這一年，你們於水上行走
黑暗裡游蕩著燭光
骨頭的嗚咽
夾雜貪婪的細語
高台上，一群胖子正在演戲

精靈，在午夜的天河上顯現
揚起颯然的秋風
無情地修剪千年的古樹
將四處飄零的故事
融化在一杯杯沸騰的酒裡

■雅捷（湘）

幸運

一滴執著的水
洞開固守千年的頑石
不經意間，悄然釋放
隱秘的江河

浪花朵朵，如沸騰的酒
攜帶歲月熬出的醇香
濾過泥沙、霧霾，抵達
你我，能飲一杯無？

■季陽（悉尼）

2020年

當一粒微塵還在滿天飛的時候
它擁有許多發光的名字

●散文詩專頁

多少風塵僕僕的僕人呵——在風中消失
凡是有水流動的地方都逃不出紅塵滾滾的岸
整個世界曾多少次被反覆命名為塵世

這一粒粒微塵終於落入離人的眼裡
才知所有和光同塵的路早已被隔離
除了淚水依然可以滋潤的眼角
天地間何處不是它潛伏的方位

■西子文君（美）

預兆

其實，季節也別無選擇
情緒的波動，就像氣溫表上的指數

一場雪覆蓋另一場，接踵而至的寒潮
失眠，也身不由己

到不了的地方稱之遠方
它，始終春暖花開

■阿桃歌（廣州）

選擇

開始了向日葵的生活
再也不能與日出背道而馳
雖然曾經歌唱過曇花
一現，陽光選擇了飽滿的葵花籽

■臨川釣雪（上海）

露台

雨天亦好 雪天亦好
麻雀總愛同我 和牆角
的盆景說話

像寺院的鐘 她不會
喜怒無常 雨和雪花
沒有改變她的語氣

葉子黃了又綠 吃飯 睡覺 聊天
麻雀什麼也沒做 可她的春天
好像總比我早到一步

■老申頭 (貴陽)

偶 然

偶然一抬眼
花台的紅梅什麼時候開了
冬雨悄悄地封住了金陽的路面
我給上班的女兒發微信：小心路滑
陽台上的三角梅隔著凍雨
堅持地開著最後幾朵殷紅
花園的玉蘭樹竟然發了新芽
如周華健的歌
就這麼偶然一抬眼
才發現寒冷的世界依然斑斕

注：周華健演唱的《花心》：“你的心忘了季節”……（《花心》，根據日本電影主題曲，厲曼婷填詞）

■格朵 (廣東清遠)

美人隱身滄桑

美人隱身滄桑，枯枝隕落，
土地龜裂，行人痴迷不悟，河水逆風流
秋風瑟瑟，誰是路人

山外有湖，一滴水的嘆噓
向死而生，讓我們回到最初
嬉戲的孩子，風箏在手而路。
人生迂回，無語而坐

■原靈 (美)

一封信的想像

此刻，悄然展開一頁素暖的信箋
由近及遠，探問過去和未來：
雨水白露，未開時的花，不明所以的果

流光中，即將定格的微末的永恆
那些長亭回望，茶涼了又熱……

風，袖藏了一切不曾走失的消息
始終飄忽在時間的弱水之上
像一位最深沉的看客
對紛紜往來，從不置一詞
卻淡淡駐足你的心弦，枝葉婆娑

■寄北 (溫哥華)

人類與自然

一望億萬年的量子糾纏
苦果也是果
靈魂尚附在心尖上
暴雨過後天邊長出淡淡虹光

■深海 (貴州)

冬 至

屋內
我們圍坐在衝天的時光中
掛曆撕扯著來路
四方桌仰起一張灰燼的臉
每杯烈酒，澆在直立奔走的塵土

這一天被久遠地焚燒、燉煮
眼前羊肉與安慰
火葬的膻味覆蓋了夜晚
屋外，一朵未足月的雪花墜落
寂靜地啼哭

■譚相 (美國)

任墨色飛揚

讀新派山水畫大師張仕森作品有感

墨色無涯
一百度的熱血山水間流淌
獨步高峰
在白雲處放歌

■熊國華 (廣州)

平安，平安

太平洋湧動苦海的深淵
思念在詭異、驚恐和死亡數字中疊加
東平河的平安夜多麼美好
阿彌陀佛把愛情從紐約空運回家

■道是無晴 (河北)

馬頭琴

出於對馬的一往情深
我懷抱馬頭琴
彈一曲悲壯之歌

其實我彈的只是馬尾
那讓草原引以為傲的馬頭
早已被一塊木頭取代

■達文 (洛杉磯)

十二月

天色陰沉的季節
總有一群不肯蕭索的樹
像孕育顏色的雲朵
謫落人世間

歲末 我會選擇一樹鮮艷的葉子
回到土地裡
陪伴與我心靈陌生的人
呵護共同的喘息

●國際華文微詩群詩選

中國生態詩作 小輯

◎特約編選：章治萍

■波眠 甘肅隴南

再有一場雨水

鼯鼠在葬雪
曠野上灑滿蒲公英的小銅錢
一場濕潤的雨夾雪
止住了馬乾燥的鼻息
土地像喝下一瓶微甜的止咳糖漿

如果再有一場雨水
隧道邊的油菜就會勃發
它們會上癮那種鮮亮的黃色
啄木鳥每啄一次樹
它們就更加亮豁一次
這種奇異的消息
白肚皮的燕子像送快遞的新手
忙碌收發
並傳遞給每一個過往的人

■西月 青海海北，藏族

祁連山藏著更深的秘密

一群藍馬雞跑出樺樹林
在南山腳 排成一行琴鍵
六月的河水歡快地歌唱
紫色的小杜鵑
白色的大杜鵑
爭先恐後地開放
她們的內心 是簡單的
只有藍天白雲的陪伴
清風鳥兒的賞識
那最高的山峰上
經幡與雲耳語
守著大山的人
知道有更多的秘密
彼此 心照不宣

■班瑪南傑 青海果洛，藏族

高原極地上的存在

辦公室窗後有片林子
很小，小到能數過數來
但在平均海拔超過四千米的高原
它很大，大到幾代人耗盡生命
走不到盡頭
那些高貴的種子
在永久的凍土中呼喚一個春天的到來
四面八方的風
齊心協力凝聚撼動新紀元的力量
每一道年輪艱難而執著地攀升在
雪域高原
彷彿不可抗拒的神力
再次在世界屋脊臨摹人類初現的軌跡
這不僅僅是一個旁觀者甜蜜的抒情
這裡有時代的輪轂軋過坎坷的鏗鏘之音
這裡有苦難的鈍刀劈斬荊棘的詠嘆之調

對於這裡的山，籍貫都在低處
對於這裡的水，故鄉都在彼岸
那些竭力伸向天空的枝葉
到底是看到了什麼
我頻頻仰望根植於冰雪的一種孤獨
它們用纖細的身姿穩住狂風暴雪
那些枝芽一次次吐露從湍流旋渦中
攫取的露珠
它們永恆而唯一的愛——
挺直脊樑讓春天的賀禮如雪峰加冕
莊重登場
讓秋風的寄語渲染金色的原野

這不僅僅是一次詩意的描述
如同正有一隻鳥兒愉快地飛上枝頭
那是謙卑而驕傲的回歸
那是時空向歲月的讚美

■華海 廣東清遠

滇陽峽夜歸遇雪梅

梅吐五瓣，雪花六出
在淡墨痕裡褪去血色

用焦墨寫枝，近乎鐵的質地
疏可走馬，雪落留白

這是庚子年的筆，光陰的觸鬚
在宣紙上逆鋒摩擦

萬物寂靜的聲音
落下，卻是更深的黑

傷口上開的花
含著水的疼

“如果生命只在暗中綻放
你又如何面對風的拷問？”

在所有的梅花中
總有一朵 提前落下

■昌政 福建三明，已故

滿溪的石頭

滿溪的石頭
聚在一起仍是
孤獨

仍是敲一下響當當的
或者激起火花
甚至碎成一群尖刃

離城太遠
沒人約它爬上岸去刻成碑
或在案頭擺設

至於石頭裡
是否有城的輪廓或玉的光芒
且聽風吟

■李郁蔥 浙江杭州

遺址，或我們所看見的土堆

在我看見的地方
不起眼的土堆，差不多的顏色
綿延到我所不能看見之處
這大地的陰涼，或
泥土的嘴唇：它們形成漫長的呼喊
那些歲月給予的缺席
或賦予我們記憶的孤獨
像每一縷風所追撫的
蜥蜴的血在這一天冷卻又被提升
它迅速涼下，適應這岩石
而浩瀚又將揮霍血液裡的熱情
如此反覆的年代
現在我經歷過種種的荒誕
來自於那些聰明頭腦的愚蠢
當想像在現實面前疲軟：
太多的指點，太多的言辭
無從尋找的騎手
一段坍塌的城牆，我們
從無定義，它，久遠年代的觸摸
那些在書中不曾出現的名字
蜣螂，或吹到我嘴巴裡的飛沙
細瑣、堅硬，不可消融

■朱春紅 廣東清遠

在江南尋一輪杏花 谷的明月

遙遠的杏花谷在夢裡不再遙遠
牛羊奔跑的草原蒲公英開的燦爛
麻雀飛過留下的一串嘰嘰喳喳
我在果子溝看賽江南的湛藍天空
故鄉江南風箏飄揚的田野
那裡有小橋流水人家
升起的炊煙在柔柔的風裡
黃鸝的絮語曾是詩人筆下的牽掛

但杏花谷的山風沒刮起太湖的漣漪
在黃昏時響起的廣場舞曲埋沒了牧笛
搖曳在池塘裡的荷花
也尋不到螢火蟲的擁抱
我從青春的記憶中
翻開流水潺潺、三月煙花
鳥語飄渺的清脆、竹林裡點點星光
在這朦朦朧朧的月色裡跌落

蒼鷹還在在杏花谷的山頭翱翔
幸好還有喜鵲在江南的梧桐樹上歌唱
杏花谷的麻雀變得稀少
村邊小河的瘦弱已藏不住嬉戲的魚兒
車輪帶過的風不停地帶走一樹的翠綠
杏花谷變得安靜了，秦淮河也安靜了
大山不說一句話，小橋流水也不說
昨夜的一樹芳華，所有的嚶語都在尋找

今夜，寒風從杏花谷吹來
今夜，在江南尋到一輪杏花谷的明月
一定可以燃起花香鳥語深處的一片燈火

■陸華軍 江蘇揚州

焉支山下的岩羊

岩羊喝起雪水
漾開焉支山的秋色

雪水經過羊腸
秋風中 這岩羊
變得岩石一樣涼了

岩石中
岩羊是突兀的一塊

岩羊一攀援
滿山岩石彷彿在跑動

岩羊跑成岩石
岩石跑成岩羊
與焉支山一樣古老

■秦人 陝西西安

秦嶺金絲峽

這是一個神奇的傳說
有一條美麗的山谷
青山綠樹怪石
花香鳥鳴水清
風景如畫 宛如江南
又勝似江南

這是一個神奇的傳說嗎
在這秦嶺深處
有一隅人間仙境
似桃花源般深藏
如九寨溝般迷人

這僅僅只是一個神奇的傳說嗎
飛鳥翔天 天藍地綠
飛瀑如練 擊水鳴澗
奇峰怪石 洞天道光
山鄉民俗 天然氧吧
天地造物 偏愛商南

黑龍青龍白龍 游龍戲水
青龍門黑龍門 白晝如夜
踏遍青山綠水
難覓這樣一處天籟之地
一日歷三季 十里蘭花香
回望金絲峽 已忘世俗音

■愚木 江蘇南京

在江寧湯山

做愛情的隱者是奢侈的 在山林
在一面朝陽的坡上 我們心旌搖曳
脫胎換骨 任纖細的藤蘿挽起臂膀
一束野花 阻擋了山林小徑

窈窕的身段 彷彿一位盛唐的女子
被山溝裡的風挑逗 露出絢爛的笑容

我們的五月 正冉冉升起
從一團灰髮開始 耕耘和播種
相信不久 這裡會有成片蔥鬱的愛情

山道彎彎 野花蔓蔓
我們不再若隱若現 推開綠樹掩映
嫵媚的身影 不被妖嬈的野花忽略

在湯山 每一條步道的穿越
都是起伏的 在這個久違的坡度
做愛情的隱者 是奢侈的

■十品 江蘇淮安

壺口大瀑布

沿秦晉大峽谷上溯
黃河十里龍槽蜿蜒游移 黃河很清
還泛著一點淡淡的綠 曲曲折折的
兩岸岩石
層層疊疊地壓著多少是害羞 多少是
神秘
傳說到壺口你就不會有耐心了 黃河
在遠古的天上原本是一條巨龍

忽然聲震如雷 雨霧騰空 浪濤撲面
腰折斷了 斷裂處噴湧出瘋狂的液體
從天空到地獄 沒有壺的口
咆哮著 狂奔著 盡情著 任性著
沸騰著 激烈著 怒吼著 磅礴著
一道彩虹橋凌空飛架
不知誰已落入瀑布谷底

站起來 站起來
一條巨龍蜿蜒而來 從天上之水而來
從華夏民族奔湧的血脈而來
吼聲震天 席捲大地
五千年的文明彙於一個壺口
滿腔的話語 要用漢語說出
讓歷史聽到 讓未來聽清

■伊豆 浙江寧波

飄忽的雲

那些蹲在村口和樹梢的雲
像等待父親放牧的羊群
未及打開柵欄
衝天的啼聲擊落初醒的黎明
大山打了個趑趄
一個跟斗淹沒在了蹄印裡
村莊和樹木開始奔跑
很快隱沒在人們的視線裡
就算你拿雷電的嗓門
也很難喊住他們
就像貪玩的孩子忘了家門
連接山外的路
是夏天跑丟的一只鞋
那些飄忽的馬匹，抑或島嶼
在雲海裡抒情
隱身的太陽
揮動火紅的疆繩
把浪花拴在腰間
孤獨的樹站在曠野裡
像父親點數他的羊群

■華野 河北保定

冬與春的別離

春，已來臨
然而冬卻不願遠去

對冬而言
走，是必然
也是必須
但，心還不捨
再行使一次主的權利
強吻春的臉
品嚐那笑靨下的淚滴
哀怨化成了雨

化成晶瑩的雪花
化成了溫柔的白紗
為離別之夜
鋪下聖潔的床單
——來吧
讓我們在這裡告別祭奠
忍住痛苦，盡情歡顏

只因，更愛春天
而甘願與冬最後纏綿
開心相擁，率性哭泣
深情疊加的冬春兩季
就像兩個相愛的情侶
演繹出如此別樣的美麗

■余文飛 雲南昆明

橫河梁子的午後

風吹過來
已然疲憊
若一朵生鏽的鐵花
掉落草叢裡

黑頸鶴清啾一聲
亮出
翅膀和架勢

樹木和花草直起身子
回到它們的原點
立正站好
黑頸鶴卻沒有飛起來

驚慌失措的陽光
紛紛渴死在山坡上
牛羊咀嚼著它們的屍體

白雲已經低過山頂的秤砣石
如果願意
它們可以再低過
淺淺的水塘
低過我眼眸深處
黑頸鶴華麗的舞步

■顏鴻 廣西玉林

我以詩人的眼睛賞荷

覃塘鎮的三千畝荷塘
白的、紅的、黃的荷花
虔誠地展示自己的風韻
它們淡淡的幽香飄來的話語
訴說著荷塘迷濛的歲月

在這風塵俗世，人人
都不能脫俗，唯有荷
出污泥而不染，如仙女般亭亭玉立
微風吹動碧綠的荷葉，荷花
更是婀娜多姿，走過它跟前
它搖曳腰肢含情脈脈

我想遁入碧綠深處
讓荷花擁簇，穿過綿長的棧道
跨過流水清澈的小溪
走近紅牆綠瓦的村莊
用灼熱的靈魂，與荷
一起舞蹈，一起歡歌
賦予這荷鄉詩意的靈光

■李春生 河北張家口

冬日的獨步

秋水到此一變
彷彿整個天空都為之動容
站在消瘦的樹下
誰都可以掉淚

那些蝴蝶已經死去
那些鳥聲已經穿透靈魂
在這裡，我已經看見
小雪節氣中空曠山野的
那些美，在山道的晨霧中
洗去了病毒的影子
一塊睡夢中的青石安息著它的奔跑

清涼寺的鐘聲掩埋了俗世
我的孤影帶著清輝辨認節氣
誰的身影，懷抱撿拾的碎片
為我指向半空的黃羊山

■楊然 (四川成都)

對岸

我要到對岸去
長長的河堤，野白鶴在飛
這白天的星星
同休眠的野花一起
惹各種光輝，紛紛亂飛

傳說是虹的故鄉
積雪之夜
彗星將再度歸來
一座詩人的墓碑
粘滿花香和鳥啼

我要到對岸去
那裡有我夢中的情人
黃昏散步著逍遙的琴聲
流浪的眼睛，漂泊的魂
都在對岸走向深沉
去看壯麗星座升起
去等悲嘆多年的落日

對岸的風通達人語
吹送隱者與大師對話
找到失落的風箏
在古樹掩護下完好無損
對岸的雨播灑預言
對岸的雲收獲夢境
芳草地飛出五彩魚
一定迷路過採花的女孩子
對岸的野果子
個個都甜美

■唐小桃 (廣東清遠)

在大山行走

走入大山之前請你首先學會寬容
寬容一棵藤蔓，站立在路的中間
它有強烈的理由與你發生相遇

在棧道上凌空，絕壁上凌雲
你不必為奔瀉而下的瀑布
尋找它保持熱烈和奔放的理由
很久很久以前它就選擇了造化

那一棵棵枯去的老樹不需要你的敬意
因為黑黑的泥土和爬滿青苔的石頭
記住了他們的寂寞和純粹的青春
一塊巨大的石頭請你加入了它的冥想
細細聆聽，昆蟲花鳥間春天的和鳴
如果你確實有強烈的願望，就到山頂
或深谷裡大吼一聲吧——
看看大山的萬物如何回答你
孤獨而渺小的聲音……

■秋若塵 (河南商丘)

六棵樹

金輝拍了六棵樹
各不相同
其中一棵叫夏天，另一棵是秋天
西邊緊緊相鄰的兩棵有一個共同的名字
至於楓樹和槭樹
總因為某種原因被人錯認

這些樹，沒有一棵能與我產生關聯
在植物界，我是異類
而人類的座席中
又沒有我的身影

若向你們說起，在這短暫的對視中
六棵樹的靈魂都被我帶走了
這是多麼荒謬而無知的事啊

■章治萍 青海西寧

沱沱河：接近江源的印象

1
談諧的名字，不曾遷就於誰
涓涓源水正是通過你漸漸壯大
無人區內一根血脈，雖然不是大江的
最初，但不可或缺

2
近處的流水像遠處的雪峰
一駝駝逝去，一駝駝來過
在如此安詳、有序的滾湧中
大江呼之欲出

3
這是一種珍貴的拜候，在我年輕
尚屬無知無畏的年代。沒有詫異的風
沒有走錯路——在你的兩岸
到處是回家的大地

●中國生態詩作小輯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
費用，數目不拘。支票
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輕 鳴	\$60	支 持
非 馬	\$100	
陳聯松	\$80	
謝 勳	\$30	
方壯霆	\$200	
李雄風	\$80	感 謝

時間的織物

Weaves Of Time

桑格塔·古普塔作

Written by Sangeeta Gupta

楊于軍譯

Translated by June Yang

四十八

即使繪畫時
你也會沉思
穿越，變形，幻化

你創造，死去
然後你重生
雖然無法成為，
過去的你。

你變成別的。
可人們試圖找到
從前的你，所以徒勞。

你已重生，
沒有記憶。
刻畫時間和空間。
你不在彼，也不在此，
你死去，你歸來
越過時間，越過空間。

四十九

在黑暗中躲藏
在沉寂中包裹
躺在床上
我，自我的感覺
我的心因此膨脹
滿懷感激
意識到
創造的人
可以看見沒有人看見的
聽見沒有人聽見的
還有什麼奢求

還有什麼可能
如此令人歡欣？

在那寂靜的時刻
你知道——
知道你，你的能量藏得最深
然後引爆它
在你的創造中
就像煙花

你靜止不動
沉默

就像鹽
你稀釋
在自己的能量池裡
只為重生
一次又一次

五十

我們，
是時間關節的固定角
被賦予
二十四小時的循環。

挑戰自己
我們因此創造更多
自己，就像熱情
從每天的循環，
我們創造每個同情的
時刻。

我說，永恆，
在時間內部。

飛越它，
刻寫你自己的時區。
打破界限，解放，
做一只高飛的風箏。

■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

清晨比以往更其 溫婉——

The morns are meeker than they were—

◎岩子 譯

清晨比以往更其溫婉——
堅果的容顏愈來愈深棕——
梅子的面龐愈來愈豐滿——
玫瑰出了小城——

楓樹披上了妖嬈的圍巾——
田野身著鮮紅的長裙——
我為了不顯得老朽過時，
戴上一枚首飾。

唯有這裡，可以 聆聽生命的“靜” 與“暖”

◎趙佼

揣著甜美描了又畫，時間沿著原始的
春天，褪去青澀，漾出巧克力的濃郁，
追著雲，唱沒有歌詞的歌，趁著光與影
還未遁入暗夜，採一季秋，奔赴“我”
的盛宴；待到冬睜開哲人的眼睛，黑白
分明之前，攜一縷夢，尋找真實。

掀開成熟，溫婉的清晨，淡淡淺淺的
紗。若非它們泄露了秘密，愈來愈深棕
的容顏，愈來愈豐滿的面龐，“我”差
點追不上風的舞步；若非香氣飄忽不定
，留下熟悉的魅惑，“我”還會原地守
候，玫瑰早已“出了小城”……

秋，偏愛楓樹，妖嬈的圍巾是相遇的
信物；風，鍾情田野，鮮紅的長裙，是
忘我共舞的見證。“老朽過時”配不上
華美的主題，來不及耿耿於懷，“我”

譯詩兩首

◎夢楚原

■羅伯特·佩恩·沃倫

Robert Penn Warren

致命極限 Mortal Limit

我看見那隻鷹在懷俄明的日落時乘風翱翔
它從漆黑的針葉林中躍起
掠過灰色冷酷的群山側影，掠過茫茫白色
飛進凝純雪山頂上夢幻之光的暮色裡

那一西邊——是提頓山脈
雪峰很快將以黑色的輪廓刺破星空
現在那掛在天空的黑點超越了哪個高度？
金色的眼睛看到的起來標記最後一抹光線
的新視野能夠達到怎樣的範圍？

或者，在品嚐空氣稀薄的感覺之後
它是否會在瀕死的視景裡一動不動地懸著？
在它知道他將接受致命的極限
而鼓翼飛入那下降大盤旋，以恢復

大地的氣息
岩石的氣息
腐物的氣息
或者其他類似物的氣息
以及我們抓住任何夢的黑暗之前？

戴上一枚首飾，可否？

大音希聲，“靜”也需要聆聽。遙遠
的靜寂裡，感受“暖”，幾乎是“存在”
的全部意義。秋，本是暖的組合。融
入晨露，指尖上的透明，變換出深棕，
豐滿的模樣；玫瑰離開後，灑下寂寥，
一抹煙灰色的永恆；觸碰不可及，那飛
舞的妖嬈與秾麗。至靜至靈的心牽引著
至簡的詩，繞出暖暖的夢。

那一枚首飾，是塵世間的通行證，沉

■馬克·斯特蘭德

Mark Strand

花園 The Garden

——for Robert Penn Warren

花園裡金光閃耀
在栗樹的白色葉子上
在我父親的帽沿
當他漫步在礫石小徑

時光在花園裡停駐
媽媽坐在紅木椅子上：
天空陽光明媚
她長裙褶褶明晰
身旁艷麗玫瑰芬芳盛開

當我父親彎下腰來
在她耳旁微微細語
他們起身離開時
空中燕子飛舞
月亮陪著星星
一起飄移了，它閃閃發光

即使您讀到這一頁面時
夜深人靜，獨自一人
它也閃耀著光芒：即使現在
在它消失之前的這一刻

重的牽絆與桎梏，僅限證明，遲到的舞
者來自異鄉；在夢裡，秋的舞會上，它
是多餘的，甚至會被嘲笑，然而，唯有
這裡，可以聆聽生命的“靜”與“暖”
。

唯有這裡，詩行間，我們有幸聆聽，
她的“靜”與“暖”。

e. e. cummings

詩選譯②

◎蘇拉

你叫我來：雨下的不大

你叫我來：雨下的不大，
而春天；空氣的笨拙明亮
在廣場上空奇妙地跌倒，
小小的如多情蝌蚪的人們扭動著
被口吃的珍珠猛擊，

葉子輕搖
抖動著新鮮的芳香
—然後。我瘋狂的手指喜愛上你的裙子
……你的吻，你的吻是獨特易碎的

花，清脆的肉體將
我的愛牙置於邊緣。所以直至光明來臨
每個擁有的我們都承諾忘記—

所以現在沒什麼好猜的了：
廉價智能大腿，電力老套大腿，
愚蠢無價的頭髮。

女士你願隨我進入

女士你願隨我進入
我心靈的小小房子嗎。鐘敲響了。

月亮是圓的，透過窗戶
如你所見，我沒有僕人。
我們幾乎可以生活在

這些樓梯的頂端。那有個免費
房間。我們幾乎可以（你
和我）一起進入那巨大的白色
但如果這樣如果這樣

慢慢地我打開窗戶
一個極小的，月亮（白色的假髮
鈕扣閃閃發亮）會帶走你

——而所有的鐘都在第二天停止了轉動

美國早期非裔詩簡析

◎無寒

美利堅建國已 244 年，但按文學史的說法，從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算起，美國文學則有五百餘年的歷史。依照時間段來劃分，其文學史可大致分為五個階段：1、從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至 1800 年的殖民時期以及獨立戰爭時期文學；2、1800 年至 1865 年的浪漫主義和超驗主義時期文學；3、1865 年至 1910 年的現實主義時期文學；4、1910 年至 1945 年的現代派文學；5、1945 年至今的當代文學。當然，每個階段的文學都有其不同的歷史特徵，具體體現在題材和文體方面；文學作品反映了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社會等諸方面在一個時代的發展與變化。

常言美國是一座大熔爐，是一個各民族相互依賴、共存共爭的國家，美國文學亦然。從種族文學來解，美國文學包括非裔文學、亞裔文學、拉丁裔文學、印第安文學、以及多數族裔的文學（暗指站主流的歐洲裔文學）。在少數族裔文學方面，有最強聲音的當是非裔文學，產生許多耀眼的作家。美國殖民時期的非裔文學可追溯到 17 世紀。按美國非裔文學的重頭選集 *Call & Response*（《呼應集》）所言，非裔文學的發端從 1619 年始（第 5 頁）。這一年，第一批非洲奴隸被販賣到美洲。雖然他們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但他們悲劇般來到美洲大陸為奴，也帶來了非洲文化的種子，並使之在美利堅廣袤的荒野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從他們的人生悲劇裡誕生的非裔文學進而成為一棵不可忽視的參天大樹。

美國殖民時期非裔文學主要通過諺語、民歌、民間故事、勞動號子以及音樂等形式來體現。這些形式均對後來的非裔詩在節奏和內容上產生重大的影響。殖民時期的奴隸勞動號子具有非洲文化色彩、如呼應成份（*call & response*）。這種呼應成份至今存在於非裔教堂裡。牧師極富感染力的佈道如同呼聲，能得到教友一陣陣的

應和。一個事實是，最優秀的演講家都是非裔牧師，而馬丁·路德·金是為榜首。1963 年，他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的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至今極具震撼力和鼓舞力。下面且看一支早期的奴隸勞動號子《老船謠》：

An Old Boat Song

(Lead Singer)

(Chorus)

We are going down to Georgia, boys,
Aye, Aye.
To see the pretty girls, boys;
Yoe, Yoe.
We'll give 'em a pint of brandy, boys,
Aye, Aye.
And a hearty kiss, besides, boys.
Yoe, Yoe.

&c. &c. &c.

(領唱)

(合唱)

我們要去佐治亞，男娃兒，
唉唉。

看漂亮的姑娘娃，男娃兒；
嘖嘖。

我們會給他們一品脫白蘭地，男娃兒，
唉唉。

還有一個熱吻，男娃兒。
嘖嘖。

&c. &c. &c.

這首船夫號子由領唱者先唱一句，其餘船夫隨之群應。這群應之聲又合著搖槳聲的節奏，從而產生一種和諧的船夫號子。而 &c 表明號子的內容可由領唱者隨機應變，發乎於心。真可謂不拘一格，寓變於不變之中。而這寓變於不變之中的船夫號子，應該是集歌樂舞於一體的，配合著搖槳，一種悅耳的節奏便迴旋往復。勞動號子在布魯斯憂傷曲和許多現當代非裔詩中得到傳承。且看一首由布魯斯歌手 Jimmy Gordon 所唱的憂傷曲：

Well I drink to keep from worrying and
I laugh to keep from crying, (twice)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so the public
won't know my mind.

Some people thinks I'm happy but they
sure don't know my mind, (twice)
They see this smile on my face, but my
heart is bleeding all the time.

好吧，我喝酒去煩惱，我歡笑止哭泣
(復唱)
我臉上一直掛著微笑，所以大眾不知我
在想啥。

有人以為我很高興，但他們肯定不知我
在想啥，(復唱)
他們看到我臉上的微笑，但我的心一直
在流血。

兩相比較，《老船謠》與 Gordon 的
布魯斯憂傷曲都表達的是一種苦中作樂
的情感，其作用在於減輕勞動給身心帶
來的壓抑與痛苦，但勞動號子迴旋往復
的呼應技巧在布魯斯憂傷曲中化為首行
的復唱法。兩者有傳承的關係，但兩者
又有明顯的區別。這區別體現在：

- 1、勞動號子是眾人參與即興唱於勞動
之中；
- 2、布魯斯憂傷曲則多是一人唱於勞動
之餘；
- 3、勞動號子是眾人外向的表達；
- 4、布魯斯憂傷曲則多是一人內心的描
述。

無可置疑地說，幾個世紀以來非裔文
學深受早期的靈歌和勞動號子的影響，
而這些影響尤其體現在發展自歌的詩中
。從歌與詩的傳承關係看，兩者似乎也
存在一種剪不斷的呼應 (call and
response)
)。不過，從學習和研究非裔詩著眼，
我們亦須明白，即便兩者間有一種歷史
承繼的呼應關係，但它們的區別還是明
顯的。這區別大致有三。

區別之一是詩與樂的混合與脫離：早
期的勞動號子與靈歌是歌樂舞混合一體
的藝術，重形聲的抒發和表達。可以說
是一種大眾表現藝術。而從歌中脫離出
來的詩則朝著文學的方向發展，重形象

思維、重文字表達，演繹成一種個人的
文字藝術。這種混合與脫離，從歷史的
發展趨勢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區別之二是大眾與個人的創造和參與
。勞動號子的創造和參與是大眾 (或許
創造是先由一人開始)。一首船夫號子
有眾人參唱，便能廣為流傳。正因為眾
人參與的特點，更兼樂和舞的配合，其
感染力應當是巨大的，一定是受到早期
非裔奴隸大眾歡迎的。又因內容淺顯易
懂，貼切生活，更能為沒受過多少教育
的大眾所接受。而詩脫離了歌，演變成
個人的文字表達藝術之後，其感染力和
藝術效果就會小得多，文字作用的侷限
性就明顯起來了，其藝術欣賞的對象也
隨之變了，從而成為一種形而上的小眾
藝術形式。詩人的個體作用，無論詩人
多麼有名或戴著多少光環，都難以與大
眾藝術的作用相比。

區別之三是情感表達。作為大眾藝術
，非裔勞動號子與靈歌抒發的是普通大
眾的情感。這種情感以呼應的方式通過
口頭傳播，遂成為一種形而下的大眾藝
術。而個體化的詩人通過文字表達，即
便他欲表達的是大眾情感，但他的表達
方式已有別於大眾藝術方式了。更何況
文字的使用使得情感表達個人化和個性
化、情感傳播書面化、情感接受對象小
眾化。從情感表達層面看，兩者的區別
是一為“下里巴人”，一為“陽春白雪
”。

言到此，不妨就非裔詩略表一點看法
。詩不僅是用眼讀的，更是需要用口讀
的。在教學中，對題材、語言、意象進
行理論分析固然重要，但朗讀亦然重要
。朗讀有助於欣賞詩的節奏和情感，進
而對詩有更好的理解。當然，要掌握好
朗讀，還須藉助視聽工具，最好有詩人
自己朗讀的視聽碟。

前面淺述了非裔勞動號子與詩的區別
。下面我想就美國十八世紀出現的非裔
代表性詩人做個簡單介紹。十八世紀的
美國非裔詩人有 Jupiter Hammon (1711
-1806?)，Lucy Terry (1730-1821) 和
Phillis Wheatley (1753-1784)。

先說哈蒙。據《呼應集》，哈蒙是第一
位發表詩作的非裔作家 (第 3 頁)。

他終生在紐約長島為奴。作為早期的非
裔奴隸作家，他默默無聞。年近 50，才
於 1760 年 12 月發表第一首題為《夜思
》的詩。以他的奴隸身份、以早期非裔
人民的社會地位來看，哈蒙作為首位非
裔作家值得一提。《夜思》長達 88 行，
具黑人靈歌之風。哈蒙在詩中稱上帝要
拯救的是整個人類世界，而非極少數人
。下引原文的前四行：

An Evening Thought

Salvation comes by Jesus Christ alone,
The only Son of God;
Redemption now to every one,
That love his holy Word.

這個時期的非裔詩人均寫關乎上帝的
詩。早期的白人統治者是希望非裔奴隸
皈依基督教，從而成為聽話的奴隸。但
我們不妨假設一下：如果哈蒙的第一首
詩非關乎上帝，這詩能夠發表嗎？哈蒙
在老髦之年發表了另三首詩，其中一首
是《至菲麗絲·惠特利》(“An Address
to Phillis Wheatley”)。詩是民歌體
(ballad)，分 21 節，每節四行，分 4-
3-4-3 節拍，押 ABAB 韻。下引第 17 節
和第 21 節：

XVII
While thousands muse with earthly toys;
And range about the street,
Dear Phillis, seek for heaven's joys,
Where we do hope to meet.

XXI
Now glory be to the Most High,
United praises given,
By all on earth, incessantly,
And all the host of heav'n.

上面提到哈蒙是第一位發表詩作的非
裔作家，而露西·泰瑞則可稱為第一位
非裔詩人。她僅存的一首詩《草地戰》
(“Bars Fight”) 作於 1746 年，但卻
在她死後 72 年才得以發表於 1895 年)
。史學家們認為這首詩很有價值，因為
它真實記錄了當時的土著印第安人對麻
薩諸塞州 Deerfield 當地的白人打的一場
埋伏。詩是這樣描述的：

Bars Fight

August 'twas the twenty fifth
Seventeen hundred forty-six
The Indians did in ambush lay
Some very valient men to slay

The names of whom I'll not leave out
Samuel Allen like a hero fout

And though he was so brave and bold
His face no more shall we behold.
Eleazer Hawks was killed outright
Before he had time to fight
Before he did the Indians see
Was shot and killed immediately.
Oliver Amsden he was slain
Which caused his friends much grief and pain.

Samuel Amsden they found dead
Not many rods off from his head.
Adonijah Gillet we do hear
Did lose his life which was so dear.
John Saddler fled across the water
And so escaped the dreadful slaughter.
Eunice Allen see the Indians comeing
And hoped to save herself by running
And had not her petticoat stopt her
The awful creatures had not cotched her
And tommyhawked her on the head

And left her on the ground for dead.
Young Samuel Allen, Oh! lack a-day
Was taken and carried to Canada.

《呼應集》對此詩評價很高，說詩充滿繪聲繪色的視覺意象（“Filled with colorful visual imagery”），評價似顯過譽。不過，此詩取簡潔明瞭的風格，如實描述了一個可怕的襲擊場面。泰瑞更像一個記者，在做一場親眼目睹的戰地新聞報道。不可否認的是，這首詩的確具有歷史意義。恰如《呼應集》所言：“必須承認該詩是第一個具有象徵寫照的詩，預示著美國在其後兩個世紀的種族關係：一位非裔美國人見證和記錄了土著美國人和歐裔美國人之間的戰鬥”（第90頁）。泰瑞以唯一存世的這首詩作佔據第一位非裔詩人的交椅，且此詩又具有歷史和現實意義，令人讚嘆。

與前兩位詩人相比，菲麗絲·惠特利則是一位多產的詩人。她6歲時被販賣到美洲大陸，一年後，奄奄一息的她被波士頓商人惠特利買下。因為身體病弱，她被免除幹體力活。當惠特利太太發現菲麗絲天資聰穎，便開始教她英文，

之後又教她學習拉丁文以及聖經。惠特利夫婦的女兒瑪麗教菲麗絲神學。掌握了兩種語言後，菲麗絲便能自如地浸潤在知識的海洋裡。她學習天文、地理、歷史和文學，尤其是熟讀英國詩人密爾頓（John Milton）、德萊頓（John Dryden）、蒲柏（Alexander Pope）的作品以及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學典籍。

十八歲時，菲麗絲已寫了28首詩。惠特利太太旋即為她尋求出版，但未獲成功。原因是這是一冊非裔奴隸寫的詩集。無奈之下，惠特利太太只好求助在大洋彼岸的倫敦出版商。1773年，惠特利太太要兒子陪患有慢性哮喘的菲麗絲去倫敦求醫，並同時最後敲定詩集的出版。詩集的全名是 *Poems on Variant Subjects, Religious and Moral Negro Servant to Mr. John Wheatley of Boston*。菲麗絲因此成為第一位出版詩集的非裔詩人。詩集能在倫敦成功出版，一個原因是英國在1772年廢除了奴隸制。

正如詩名所表明的，詩集的內容涉及宗教、道德、自然、想像力等。儘管菲麗絲是由白人家庭培養而成為詩人的，其詩集的全名也表達了對惠特利先生的尊敬，但她的詩中仍然閃現著她作為奴隸的自我意識以及她追求自由的強烈願望，如她在《致尊敬的威廉·達特茅斯伯爵》（“To the Right Honorable William, Earl of Dartmouth”）一詩中所訴說的。下引該詩第三節為例：

Should you, my lord, while you peruse
my song,
Wonder from whence my love of *Freedom*
sprung,
Whence flow these wishes for the common
good,
By feeling hearts alone best understood,
I, young in life, by seeming cruel fate
Was snatch'd from *Afric's* fancy'd happy
seat:
What pangs excruciating must molest,
What sorrows labour in my parent's
breast?
Steel'd was that soul and by no misery
mov'd
That from a father seiz'd his babe below'd:
Such, such my case. And can I then but
pray
Others may never feel tyrannic sway?

這首詩是致時任北美國務卿達特茅斯伯爵的。在第三節里，菲麗絲結合自身的經歷流露她對自由的一片憧憬以及對達特茅斯伯爵的冀望。

菲麗絲·惠特利詩的文體與題材很傳統。其風格是新古典派的，師承德萊頓和蒲柏，採用英雄偶體。這些風格特徵均體現在《從非洲被帶到美國》一詩中。請看：

On Being Brought from Africa to America

'Twas mercy brought me from my *Pagan*
land,
Taught my benighted soul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s a God, that there's a *Saviour*
too:
Once I redemption neither sought nor
knew.
Some view our sable race with scornful
eye,
"Their colour is a diabolic die."
Remember, *Christians, Negros*, black as
Cain,
May be refin'd, and join th' angelic train.

是慈悲把我從異土帶來，
教會我愚昧的靈魂明白
有個上帝，還有個救世主：
曾經我不求也不知救贖。
有些人蔑視我們黑種人，
“他們的顏色是惡魔染成。”
謹記，基督徒，黑人，黑如該隱，
亦可得昇華與天使同行。

從詩的表層看，這是菲麗絲皈依基督教後的反諷式自白，語調彬彬有禮，契合詩韻。她自嘲是慈悲把她從異教的地方帶到信奉基督教的美國，使她知道有上帝的存在；自言皈依前的她不懂得靈魂的救贖；也自覺到基督徒蔑視黑人的目光，彷彿黑人如心黑手狠謀殺弟弟的該隱，連膚色也是惡魔染黑。從深層處看，這首詩的奧妙即是，詩人以一環扣一環的反諷自白，用以退為進的方式直指種族問題。最後一對偶體句忠告白種人不要以膚色取人。人不分黑白，均可昇天堂。

既為簡析，就此打住。未譯之行，讀者可機器翻譯。

行旅軸線——讀張莚《非浪漫的暗戀》◎陳素英

張莚一生都在旅行中工作，有空就寫詩，詩是他行旅的軸線，生活的動能。疫情期間諸事停擺，讓我們以詩領航，讓旅行不受限。

從他寫〈珍珠港〉開始，就分享過一篇短評，《影子的重量》發表會時不克前往，他出《風景線上》也分享過一篇書評。轉眼他就結集成新卷帙，基本上《調色盤》以色彩世界呈現浮世繪，《影子的重量》則以心影呈現偶觀所得。《風景線上》，是人生晚境佇立風景線上回顧與對話。

詩人張莚在一個多月前寄給我一本《非浪漫的暗戀》電子版詩集，時間是2009-2018報載發表作品，大約九年間《調色盤》《影子的重量》《風景線上》等詩集中選作。經過重新編排選材後，又呈現另一種面貌。計分九卷，卷一：青花瓷，卷二：廣場，卷三：與羅丹一起沉思，卷四：七里香，卷五：旋轉木馬，卷六：紐約地下鐵，卷七：空了的戲台，卷八：非浪漫的暗戀，卷九：金閣寺倒影。每卷的卷目都是該卷中心篇名，只有非浪漫的暗戀放卷八最後一篇，成為全書書名。

主題面向

如果說生命本身就是一場旅行，家族生命長河中的親情，張莚把此章節安排在七里香這卷裡，媽媽的繡花鞋、錦緞旗袍；父親深巷中帶濕的背影。連帶地引發童年的雨季感，老人家長年相伴的〈搖椅〉〈老花眼鏡〉，甚至告別的夕陽，清明節，都在記憶的家園中入詩起興。而整卷則是以〈告別〉〈清明前夕〉的追思為首尾。而於軸心的位置是七里香，這首花香引起全卷生命之流的故事的轉折。

張莚除了擅寫親情，勾勒那時代父母親背影外，另一出發點便是從生活出發，觀察人事物，詩出入各生活場景，飯店的椅子，客廳裡的萬年青，池塘裡的睡蓮、半空中的風箏、春去秋來的季節、三伏天氣、一旁久立的青花瓷，都是他詠物興懷即時即景素描對象。

從家園，再走出門去，便是街巷與城市或鄉野所遇，第二卷大約是比較大一

點的圈子廣場。氣氛或鬧如元宵燈火、或寂如墓園沉默青苔、或各式各樣的其他風景。在這些場景裏，小則遇見郵筒、大則遇見拱門、歷史一隅。這大約是一卷青花瓷與二卷廣場第六卷紐約地下鐵所體驗。而紐約地下鐵卷，時空倒影的探索更為濃重些。

卷三與羅丹一起沉思，大部分是古藝今詩，出入藝術時空，藝境與詩思共徘徊，大部分是與畫中人對話或與考古文物對話，題寫詩卷如漢俑、馬背上的兩個小丑、與藝術家梵谷、羅丹、與畫作〈戀人〉等。是由另類視覺藝術導入思維活動空間。

卷五：旋轉的木馬，多寫對過去的追憶，如散步累積拖在身後影子的重量，舊址、電影散場、逝去的鐘點、黑膠唱片、黑白電影。時間是逝去的，地方是散場的，電影是黑白的等。

卷七：空了的戲台、卷八：非浪漫的暗戀、卷九：金閣寺倒影。時空的旅人，行旅間，記憶軸線交織得愈為緊密。

整體而言，作者在記憶、時空場景、旅次中，觀察人事物，從生活化主題著手，兼及人生不同階段所經，加以觀察。即使老病死等主題，也不給讀者巨大的內容負擔，也不設曖昧不明語言障礙。總以繪畫素描之筆，付諸清簡輪廓，給讀者以明晰質感印象。

空間中的江南占了他一大片詩裡江山，〈古鎮同里〉，〈江南詩抄〉等，空間裏古今齊發，時間延展，世界交融。詩詞的、文化的、懷舊的，都加了許多現代新元素進去。

風景裏有人物章節，如〈非浪漫的暗戀〉，應是寫流逝歲月裡的一段段人事物聚散離合，如老人院所遇。人生都會老，人事物都會有興衰，流變自在其中。那是以宋詞的筆調寫生命的某一流逝的階段。走出公益活動，寫作轉化紀錄這些，把關注化為詩意。風景裏還有當時尚屬清晰，但卻追憶不及，稍縱即逝的如夢幻影，如〈梧桐步道回音〉等。

詩人痙弦在2014年9月24日訪問紀弦時開頭就說：“雖說詩是少數人的文學，然而詩是不會死的。隨著時代的進

步，科技的發達，詩的題材也愈益豐富了……”那麼以《非浪漫的暗戀》作為選集之名，不僅可以看到詩人張莚一生對詩的執著，也可以看到他源源不絕的筆耕墨耘，對人世間一切關注，帶來詩以簡馭繁、內容卻不虞匱乏的面向。每塊材料都有自己的位置，顯露作者的深思熟慮，也顯示結構的謹嚴有序。

角色扮演

對於景物人物的書寫，如〈缺席者〉：“不在場／那人成了唯一的話題／他曾坐過的椅子／現在被／另一個演說的人／正揮弄誇張的手勢／佔據著”以椅子為媒介，寫另一個演說的人，如何以行動佔據椅子，佔據角色，扮演著故事中人。

〈萬年青〉：“不想住在／一隻細頸窄口的瓷瓶裏／因為／孤獨了太久／也不想站在／客廳的角落／因為／不想把我的寂寞／當成你室內佈置的／擺設”不但以萬年青為第一人稱觀點敘事，且以“不想”，“站立”的心聲表達獨白及處境。

〈老花眼鏡〉寫與父親互動：“戴上父親留下的一副／從前嫌度數太深／如今又早已用不上的老花眼鏡／讀報／讀小說／讀唐詩宋詞／愈讀聚焦愈模糊”“而從抽屜裡翻出來的一封信／讀到最後／只見自己走入信裡／在朦朧不清的字句中／和父親重逢”藉眼鏡和信為媒介，從讀家書過程，走入信裏，走進父親的人文世界中。帶出互動後的重逢意義，和今昔感受。信前是自己，讀信後迭合著父親的影子。

情節演繹

作者在敘事過程中，有時以故事方式處理，即使小景小詩，也賦予變化。適時取材故事的一些點，來安排情節。安排故事的方法叫情節，情節使事件發生有先後順序的安排，營造內心與外境，使之有連貫性。

我們看張莚小詩四首〈小橋〉：“路在前／揚塵在遠方單調不變的景色之後／我無心回憶往事／只有低頭俯看／自己的倒影／怎樣蜿蜒而去”

〈小徑〉：“許多舊事／淡忘了／連

風都不記得／怎樣把蘆葦／吹成深秋”
“我們一起走過的春天／也早就荒蕪了”
〈小溪〉：“如果把潺潺的流水聲／
聽成低泣嗚咽／你真是浪漫主義唯美派”
“而我祇是一名／宿命論者／沒有選擇地／日夜奔流”

〈小雨〉：“你淚眼裡／浮現的一片
雨景／是一場室內樂／正悠悠響起／雲
與霧的二重奏／我側耳傾聽／在潮濕的
聽覺裡／竟溢出了／你帶著寒意的嘆息”

四景分觀：〈小橋〉主要寫單調不變，
從一而前。〈小徑〉寫舊事荒蕪過程
變化。〈小溪〉將“聲”“流”分二，
你我性情分二。〈小雨〉則“雲”“霧”
合流成嘆息。四境合而觀之。“不變”
、“消失”、“分”、“合”，相對照。
外象與內境相呼應過程，是透過情節
漸次演繹過程，完成組詩。

時空情境

作為事件順序，情節必須有變化過程，
變化隨時間發生，時間流動成為情節
結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以張堃
〈素顏與幻想〉為例：1.“舞台上／燈光
漸暗／暗至僅剩下一線微弱的曙色／暗
至看不清／那伶人臉上的輪廓／我只能
勉強／以舊海報的印象去揣摩／一張剛
剛醒來／還未及上妝的面容”(2009)2.

“電影放映中／情節高潮迭起／故事跟
我寫過的幾個腳本／有多處不謀而合／
此刻事件正巧沿著／我埋下的伏筆進行
／我決定提前離開戲院／不想太早知道
結局”(2011)

第一首是以想像去延展，燈光曙色都
是時間。時間由夜到晨，時間的流動，由
海報想像並填補顯影著伶人未上妝面容。

第二首詩中情節的尾段“我決定提前
離開戲院，不想太早知道結局。”是以
“行動”切斷演繹中的時間，情節。這
是他對節奏進行壓縮的方式之一。〈素
顏〉與〈幻想〉剛好說明了時間在情節
裡顯影的兩種方式。

而時間的休止符，又是怎樣被應用在
場景中，捕捉記憶與遺忘？就那麼剛好，
來到〈清水斷崖〉：“我又來了／又
站立矮石牆前／遠眺時間怎樣／停頓在
／寂靜無聲的遺忘中”“此外，我來憑
弔／視線盡頭的灰濛海平線，追懷／以

海天一色為背景的回憶”“除了海風稍
鹹／濤聲近了些”“一切和多年前拍攝
的一幀風景照片／幾幾乎／沒有改變／
只不過相機不同了／我的記憶／也數位
化儲存了而已”

為了“追懷”“憑弔”為了捕捉鏡頭，
心理時間停頓了，世界不變，風景不
變，悄悄改變的是暗中被偷換的數位儲
存記憶方式。

作者必定不只一次佇立斷崖前，拍照
留影。時間不會因為拍照留影而停頓，
這首詩裏，時間呈現的方式，是作者心
理的時間，一種存在的時間。

〈走在澳門的巷弄中〉：“我走進／
一段遙遠的時光之中／風從清末輕輕吹
來／陽光由民初斜斜射下”“我走過／
未經剪接的紀錄片／沒有旁白／也沒有
配樂／只有我的鞋聲／鞋聲／踩響／終將
被遺忘的瞬間”。“清末”“民初”還有
“我的鞋聲”踩響被遺忘的時間，所有的
時間發生在瞬間，也是一種心理的時間。

而歷史的時間呢？我們再看〈夜搭港
澳渡輪〉：“船在寂寞的港口啟航／無
人相伴／只有晚風來送行／岸邊的燈火
／不肯暗去／夜空與海面／相擁在灰濛
的霧色中／當忽隱忽現的星光／閃爍出
／告別的手影／誰去在意／一段屈辱的
歷史還被記得？／誰去理會／珠江口海
域／曾經吹過大英帝國的狂風／翻湧過
里斯本港灣的海浪？／我把這終將淡忘
的一刻／趕緊用相機／從船舷的角度／
拍照一張／海上無限的漆黑／拍照／另
一個時空”。“珠江口海域”“大英帝
國的狂風”“里斯本的海浪”拍下的照
片，是大家熟悉的珠江口港澳歷史。一
個時空跟一個時空之間，是港澳與世界
歷史的因果關係，是線性的時間。

意義詮釋

談到歷史，順便談談他對詩意義的掌
握與詮釋，以歷史詩為例，如〈再臨雅
典〉、〈夏威夷二題〉、〈珍珠港夕照〉
、〈獨木舟〉、〈布萊爾拱門〉等，
他寫歷史有多少取材，有多少理解，就
寫多少，不作取材以外過度詮釋。以
〈布萊爾拱門〉為例：

〈布萊爾拱門〉(Blair Arch-Princeton
University)“我想走近一點／如此就靠

歷史近了一些／彷彿這樣才能／感覺花
崗石的冷／才能聽出風聲／一再重覆又
聽不清的信息”“在拱門的陰影裡／我
取出相機／隨意拍下風景明信片上／沒
有的斑駁”

他以“身觀”“體感”“耳聽”“手
拍”方式取材靠近歷史，取證多少，呈
現多少歷史裏的斑駁。讀者循著作者的
“身觀”“體感”“耳聞”“目見”，反
而能讓讀者見微知著，集中心力感受花
崗石的冷，聽不清的信息等現象如實顯現。

〈竹圍紅樹林〉：“濕地／臥在淡水
河北岸／躺出一條如大號畫筆／刷過的
水平線／幾隻水鳥撲哧飛入／煙波盡處
的涉水矮林／本來安靜的水筆仔／忽而
湧動了起來／定睛察看／才發現／畫布
上的一輪通紅落日／正緩緩垂降／泥濘
的沼澤地帶／此時寫生的人／正在收拾
畫具／並且順便把潮汐的印象／以及海
風的感覺／加上與彩墨重疊的未乾暮色
／一起裝進袋子裡”

實景與寫生畫作，虛實交疊對照，在
作者定睛下往還互動。水仔筆與寫生者
的畫筆交互的作用，潮汐、海風、彩墨，
立體未乾的暮色，藉畫袋，一起收納
在一首詩裡。

遠觀，看似平靜的水平線、海岸線，
靠近時，潮汐現象、沼澤地帶湧現動態，
一方面來自海的律動，風的推波逐瀾，
更來自那隻點染的畫筆，以及作者提
供移動的視點，活潑生動呈現紅樹林生
態環境氛圍。

船山詩論有三現說，三現是“現在、
現成、顯現真實。現在是不緣過去作影，
現成是不假思量、不作過多的解說。
顯現真實，是不參虛妄，給人真切感，
寫景活潑生動，所謂即景即目所見，這
可以作為例證。

作者將瞬間的感覺，透過文字創造情
景交融意境，讓讀者也直接親臨現場去發
現意義，沒有隔閡的一起同步品賞世界。

奇思巧構

張堃作品常有奇思巧構，〈鋼鐵的輓
歌〉——向一座傾圮毀廢的廢棄鋼鐵廠
致哀：“嗚呼／喪禮早已結束／除了莊
嚴的送葬進行曲／在音樂會上反覆奏響
／告別的儀式再也無人記得／不清楚傳

奇故事怎樣訴說／精彩傳說如何演繹／只感覺一座虛擬的墓塚／轟然如鏡頭焦距拉近／把整個視線塞得爆滿／彷彿耳邊又響起了／當年在演奏會／聽過的哀樂”

“嗚呼／曾經咆哮過／曾經怒吼過／曾經輝煌過／曾經不可一世過／而今有人前來攬勝／但見覆蓋厚厚一層鐵鏽的高塔灰影／偃臥在地無聲無息／幾朵不鏽鋼的浮雲／始終懸掛在廢棄廠房的天空／不再飄動／也有人偶來憑弔／根本不見墳塋／也看不到墓碑／但見一抹殘陽斜照在死寂的／被遺忘的世界／此時映出的幾道折射光／在天色暗盡之前／全都投射到／鋼鐵最後安息的廢墟／投射到／每一撮時間的餘燼／以及點點滴滴／不成形的記憶殘屑”

〈鋼鐵的輓歌〉第一段“嗚呼”以下是時間裏的“守無”，再“嗚呼”以下，是時間裏的“見有”，基本上一首敘事詩，僅敘一事，論一時，正反對照，容易敘寫清楚。“守無”寫無人記得、不清楚、虛擬；四個“曾經”，三個不：不再、不見、看不到，被遺忘、餘燼、殘屑。是“見有”的點點滴滴終至消失狀況。

下一首詩〈普林斯頓印象〉，就更精簡主題，景稍事鋪敘後就歸結於一湖倒映一張旅人的臉。

〈普林斯頓印象·卡內基湖一瞥〉
(Carnegie Lake)

“點點光影／灑落在湖水的一方／小船划過的水痕／波漾著我氳氳的想像／飛鳥低空掠過後／漣漪便靜靜散了開來／流雲附庸風雅／也掉入湖面／和一張路過旅人的臉／一起浮沈”“那是我刻意留下的倒影／算是做為來此一遊的印記”

浮雲遊子，連結於湖水波痕中，一起浮沉。一瞥，一湖，雲影人面一起浮沉，到此一遊。時空情景交會於一瞬。再看〈噴水池〉一詩：

“噴水池／以不同的姿勢／去擁抱風箏／擁抱鴿子／擁抱蜻蜓蝴蝶／甚至緩緩飄過的流雲／結果／抓回一把自己／還有／響個不停的水聲”

在〈廣場〉這組詩裡，有銅像影子、噴水池、大理石紀念碑。〈噴水池〉在廣場中，是最為活躍流動、變化不拘的。給人以瞬息萬變，捉摸不定的印象。與風箏、鴿子、蜻蜓、蝴蝶、流雲、擁抱互動，

這些對象也是不定的。開始的筆調是外向的，寫主客體的互動，往外的追求。未了，結出意外的“自己”“水聲”的質性。

不但將景物角色化，與情節交相發展。並且由“外象”的描寫，轉入內義層次，將主體與主體（自己）互動，發現“自己”“抓回一把自己”。探究作者奇思妙想玄機，來自深入生活觀察，由事物物理的軌跡，轉向文字情理的軌跡，轉向情意的深層結構，觸及心理世界。與其他兩組景物：紀念碑，銅像紀念碑因果式的發展是不同的。三者之中只有流動的水流有可能抓回一把自己。但三組都是寫外加的景象。

而〈非浪漫的暗戀〉，是一種柔軟觸動的感懷。

“初晤／正值嚴寒的下雪天／北風呼呼吹過／我們靠得很近／聽見你混濁的呼吸聲裡／依稀合著／懷舊老歌的音調／我也聽清／微弱的顫音／原來把氣喘伴成了節奏／你難道真想／在皺紋與稀疏的灰髮之間／伸出一雙枯乾的變形手指／來指揮／年華逝去的旋律”

“再次相逢／我們靠得很近／窗外雪停了／你低垂灰濛的眼睛／開始凝視冰原無盡的茫然／你沉默了／如剛下過的雪／靜靜回想／走過的一生／經過的風風雨雨／回想失焦的歷歷往事”

“我們靠得很近／在你的幻想中／邀你以及你的輪椅共舞／乾癟的嘴唇／仍然抵著一絲／陳舊的嫵媚笑意／而緊緊裹住脖子的圍巾／幽幽散發一股／像花露水百花油又似鄉愁的餘味／我們靠得很近／我感覺到／你三十年代老邁的溫柔／以及／阿茲海默說不清的孤寂”（2017年2月1日《聯合報》聯合副刊）。

詩裡相逢的時間是順序的：“初晤”“再次相逢”，“我們靠得很近”，每段結束對方的時間則有變化。

“伸出一雙枯乾的變形手指／來指揮／年華逝去的旋律”是主角以現在指揮未來的。“靜靜回想／走過的一生／經過的風風雨雨／回想失焦的歷歷往事”是主角回憶過去的時間，陳舊的嫵媚笑意，鄉愁的餘味，三十年代老邁的溫柔，以及，阿茲海默說不清的孤寂，這幾組時間是過去到分不清楚模糊的時間。花露水百花油則是觸及在空氣裡的味蕾。

作者以順序的時間先將主要時間作定位，再寫對象的思維活動時間感做對照，讀者不易混淆主角的處境。作者凝視生命現象在時間裡的起伏消逝，彷彿風華猶在，又彷彿稍縱即逝，卻又氣味殘存。那是詩人段時間在老人院作志工所見所感，用非浪漫的暗戀為題，有意以反差現象，寫詩意溫柔的觸及。作者不但擅於觸及詩意，也擅於詩中人物互動。景物的時空的，人際的，自我的，總是生動的生態的，也律動的。

在捷運上看到張莖的〈車站〉：
“在這裡和自己相逢／也在此地／與另一個自己分別／中間的過程／只是車速的移動／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彼此思念／今生來世的距離”

“想到停靠某地／好像是必然／卻多半出於偶然／而今佇立月台／如倦遊回來的旅人／亦似一名送行者”

“不知道究竟抵達終點了／抑或過境／還是再次啟程／只知道一起等候／列車進站／最後又要揮手告別”（2017年7月5日《聯合報》聯合副刊）。

就角色而言，他從自己分出另一個自己來互動，又設下今生來世變化時空。把機緣分屬偶然必然，旅人與送行者角色都設在同一人身上。角色與結構，都以相反相成的方式敘事對話。透過詩的眼睛，世界竟是這般的環環相扣。巧思奇構，竟自然存在於事物的一體兩面，而終極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要素合而為一個聚焦主題。

如果說生命就是一場旅行，祝福作者在詩中遇見另一個自己。告別一個又一個寫作的小站，經歷不同的人事物，彼此對話互動，激盪意義，歸結出主題。在創作中等候過境，每一次出版都是再次啟程。

有機會再次閱讀他作品，再次感受作品的主題面向，結構目次編排。故事情節演繹，時空情境，角色扮演，意義詮釋，風格展現。在看似平易的文字背後，有著深層的結構，精簡的義涵之後，突出主題意旨。

疫情讓全世界都減少活動互動，閱讀詩人的生活，品味詩的節奏律動，參與他的豐富生態生動詩旅軸線，就像搭乘閱讀列車，跳上另一段月台，開始另一種啟程。

詩創作的三種靈感與詩欣賞的三層共鳴

◎饒蕃

——以創作《輪回》詩集中的詩為例

柏拉圖^①說：“詩神就像塊磁石，她首先給人靈感，得到這靈感的人又把它傳給旁人，讓旁人接上他們，懸成一條鎖鏈。^②”詩人就是接受靈感又用詩的形式把靈感傳遞給旁人的人。什麼是靈感呢？靈感^③也叫靈感思維，指文藝、科技活動中瞬間產生的富有創造性的突發思維狀態。請注意這三個詞：瞬間性、創造性和突發性。我認為詩的靈感來源於外界的詩意和詩人內心情感、情操、閱歷及智慧的共鳴^④。我把靈感分為三類：繆斯型、引發型和抽絲型。現在我以拙作〈輪回〉^⑤這首詩為例討論什麼是繆斯型和引發型靈感。

季節依然在輪回，獨立於
任何人的存在之外
積雪告別的淚水浸透大地
新綠笑聲一樣升起
憂傷，快樂，人潮
在空氣中瀰漫又消散
鳥鳴準時把琴音掛滿枝頭
哈爾濱，長春，休斯頓，新澤西
數不清飄落在舊日的雨
痕跡不再圓滑清晰
紐約富麗堂皇的中央火車站
是我今日的座標
我俯身拾起
范德比爾特家族奢華的往昔
就像拾起恐龍曾經在廣袤大地的奔馳
或者古羅馬擁有的興盛與衰落
在一輛北去的列車上
把它丟在風中
前方，更深更遠的奧秘
藏在時間裡

創作〈輪回〉這首詩很偶然。當時是初春，我和公司的一個團隊坐火車從康州去紐約，終點就是紐約中央火車站。這是我第一次走進中央火車站內部。當我看到巨大的穹頂，精美的繪畫和華麗的圍欄，那種豪華、奢侈和宏偉，讓我感到特別震撼。我知道紐約中央火車站

是范德比爾特家族建造的，這個家族曾經富可敵國，在鼎盛時期，在紐約第五大道擁有 14 棟房子，但是現在范德比爾特家族已經沒落，不再用金錢說話。這給我什麼感覺呢？就是輪回。我看著這個奢華的場景，就像看到范德比爾特家族真實的往昔，詩句嘩啦啦地落下來。這時最好的辦法就是拿出筆或者掏出手機，記錄這些詩句，但是我不能，我和團隊一起走出中央火車站，奔向我們的目的地。我的同事在我身邊說著英語，我一邊應答一邊努力記住剛才頭腦裡掉下來的漢語詩句。我知道如果我記不住，以後再回頭去找，詩句就會不見了。這個詩句產生的過程我叫它繆斯型靈感。繆斯型靈感是外界詩意突然震撼詩人的內心而產生詩句的過程。它發生非常突然，不管時間，不管地點，說來就來，來的時候創造力非常強，如有神助，詩句自己就掉下來，但是它存留時間也非常短，如果在這個瞬間，詩人不把詩句記錄下來，回頭找是找不到的。這和晉代文學家陸機^⑥描寫的應感非常相似。“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葳蕤以馭選，唯豪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冷冷而盈耳^⑦。”我認為陸機所寫的應感就是繆斯型靈感。他把這種靈感的瞬間性、偶然性和創造性描繪得淋漓盡致，也揭示了繆斯型靈感的可貴性。回程我很幸運，車上人很多，同事們散坐在車廂裡。我掏出手機，記錄早晨費力記住的詩句，這就是從“季節依然在輪回……，或者古羅馬擁有的興盛與衰落”。這是一首殘詩，沒完成的詩。當時繆斯型靈感已經“藏若景滅”，這種可貴的靈感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這首殘詩給了我另一種靈感，一種衝動，想完成這首詩。而且我知道要寫什麼，我是從現實進入這首詩的，現在我要從詩回到現實中去。於是我寫下“在一輛北去

的列車上／把它丟在風中”。結尾卻是一個麻煩事，我當時絞盡腦汁，想了一路，卻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一句好的結尾。我最後寫下“向前方走去”。這句在其他詩裡可能很好，但是這首詩前面的詩句詩意非常飽滿，就像一件華麗的旗袍，這句結尾就太癟了，像給精美旗袍配上一雙旅遊鞋，不搭配，只好存在電腦裡。過了幾個月，我想出一句結尾“前方，有更深更遠的奧秘”。這句比以前那句好很多，可以算作平跟皮鞋，和旗袍可以搭配，能夠走出去。發表在《詩選刊》和收入《輪回》詩集裡的都是這個版本。這句其實很好，有詩意，有方向，有餘韻，但是這首詩前面詩句裡的詩意實在太飽滿，相比之下這句的詩意仍然略顯不足。在前不久的《輪回》新書發佈會的討論中，我突然想出一句新的結尾“前方，更深更遠的奧秘／藏在時間裡”，我覺得這一句詩意足夠飽滿，算是高跟鞋，完全可以配得上前面“詩意盎然的旗袍”。後面的這個例子就是引發型靈感的寫作過程。引發型靈感是由外界的詩意引發作者的寫作衝動，作者知道要寫什麼，但是需要找到適當的語言去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這個時候我們就能用到詩界老前輩賈島^⑧的辦法，“推敲”^⑨。“推敲”來源於賈島〈題李凝幽居〉這首詩的創作過程，引伸意是為了一句詩或是詩中的一個詞兒，苦思冥想，不惜花費大量心血和工夫。我寫〈輪回〉的初稿是 2015 年，一推敲，竟用了 5 年的時間才找到我滿意的結尾。

我的詩有一個特點。無論是從來不寫詩的普通讀者、剛寫詩的詩人，還是資深文人或很有造詣的詩人，都有喜歡我的詩的讀者。許多不寫詩的人對我說，很多詩他們讀不懂，但是我的詩他們能看懂，能感受到詩中的美和開闊，能體會到詩中的情感波動，我深感欣慰。這可能與我的詩文字不難，感情真摯有關。讀〈輪回〉這首詩，如果你能感受到

這些，你就和這首詩產生了共鳴。我管這種共鳴叫感性共鳴。感性共鳴就是在讀一首詩的時候，讀者感覺能懂得詩的內容，並能感受到詩人的意境和情感。如果你仔細讀一下這首詩，可能會有更多的感悟。這首詩的題目叫〈輪回〉，它寫了怎樣的輪回呢？第一行落筆就是“季節的輪回”，在季節的輪回裡，首先寫了雪的輪回，雪站在輪回的終點，流著淚；接著寫了草木輪回的起點，初春時節新綠的歡笑；又寫了候鳥的輪回，剛剛回到北方，期待築巢和哺育的歌唱。然後轉入“人生的輪回”，以情緒切入，寫了憂傷和快樂的輪回；再進入聚散的輪回，“人潮，瀰漫又消散”。這兩種輪回都是常態的，是永遠存在的輪回。繼而寫了“我個人的人生輪回”。從地理的輪回寫起，哈爾濱、長春、休斯頓、新澤西，到今天的紐約，我依然走在輪回的路上；但是許多夢想和追求就像“舊日的雨，痕跡不在圓滑清晰”，已經塵埃落定，也可以說這是我的個人簡史。筆鋒鋪開，我分享了范德比爾特家族的輪回，恐龍，一個曾經稱霸世界，現已絕跡的物種的輪回和曾經稱雄歐亞大陸的古羅馬帝國的輪回。這三種輪回都可以歸為歷史的輪回。最後，我把所有輪回的碰撞和激蕩丟在風中，完成了一首詩的輪回。大大小小，這首詩寫了十五種輪回並且涵蓋輪回的不同階段。如果你能理解這首詩到這個層面，你就和這首詩產生了更深層次的共鳴。我給它命名為理性共鳴。理性共鳴就是在讀一首詩的時候，讀者不但懂得詩句的表面內容，還讀懂了詩句的隱含內容，並能引發自己內心的情感體驗和理性思考。如果你與這首詩的共鳴達到這個層面，你就可以隨這 20 行詩馳騁幾百萬年，從恐龍時代直到今天；你就能隨它縱橫幾萬里，從哈爾濱經羅馬到紐約。理性共鳴不是與一首詩共鳴的最深層次，共鳴的最深層次叫靈魂共鳴。靈魂共鳴是讀者不但懂得了詩句的表面內容和隱含內容，還能悟出這首詩告訴自己什麼，“詩言志，詩抒情”^⑩，詩人通過詩句表達出來的志向和情感是什麼。我無法說這首詩告訴了你們什麼，因

為這和每位讀者自身的閱歷、修養、品格及情感取向有關，但是我可以講這首詩告訴了我什麼。這首詩告訴我無論什麼樣的輪回，都有起點、高潮、衰落和滅亡。如果我站在輪回的高潮，我不用沾沾自喜；如果我走向輪回的終點，我也不必灰頭土臉，我只不過處在輪回的不同階段。這首詩告訴我人很渺小。無論我們存在還是不存在，“季節依然在輪回”；不管我們快樂還是憂傷，也不管我們聚聚散散，“鳥鳴準時把琴音掛滿枝頭”。這個世界不需要我們，是我們需要這個世界。這首詩還告訴我無論一個家族、一個物種還是一個帝國，無論它們擁有多麼輝煌的時刻，都有衰亡的可能。換句話說，通過這首詩，我認識了輪回，也看透了輪回。什麼是我的選擇呢？我把所有輪回的碰撞和激蕩拋入風中，我放下了，超脫了，我還要去追尋自己的那彎新月，這就是我的志。至於情，這首詩的情感非常複雜，有無奈、沮喪、傷心和惋惜，有歡欣、期待、超脫與渴望，憂傷和快樂交錯，震撼與淡定並行，還有驚訝、頓悟、思索、理解、認可、釋然和追求等等。每個人性情不同，人生閱歷不同，境界與品格不同，因此每個人的感悟也會大相逕庭。

以上我總結了詩欣賞的三層共鳴：感性共鳴、理性共鳴和靈魂共鳴。無論抵達哪層共鳴都是好的，只要達到一層共鳴，讀一首詩就有價值。感性共鳴給人愉悅和理解，理性共鳴引人感動與思考，靈魂共鳴給人方向和震撼。我認為詩語言易懂是重要的，這樣才能與讀者交流。但是好詩的詩意不能淺，內容要言之有物。用淺白的語言寫出詩意豐厚的詩，能讓所有讀者讀懂我的詩，不同的讀者可以在同一首詩裡各取所需，感性共鳴者得到愉悅，理性共鳴者不覺得乏味，靈魂共鳴者感到震撼，是我的一個追求。我依然在努力的路上。

前面我講了繆斯型和引發型兩種靈感，還有一種靈感叫抽絲型靈感。我使用這種靈感與我寫一組長詩有關。如果你熟悉我的詩，我的詩多數是 8 行到 16 行。美國新澤西每年有個漢新文學競賽，要求詩作品在 20-30 行之間，對我來

說是個挑戰。每次要投稿，我都開玩笑說我得給詩長長個，否則不夠行。《輪回》詩集中為什麼突然出現一組長詩，最長的一首長達一百多行。因為我有一個困惑。善有善報是我一直篤信的。但是在現實社會中，我看見有時善良得到的不都是“善報”。我不解，就用詩去探討為什麼，以及這些現象背後的人性。這裡沒有繆斯型靈感嘩啦啦地掉下詩句，也沒有引發型靈感給我一種衝動要寫一首詩，只有一個困惑，像一團糾纏不清的絲線團，我只能一根一根地把絲抽出來。有時抽到一半，就抽不動了，我只好新的辦法重新理清這團絲線，結果就寫出這一組長詩。這就是用抽絲型靈感進行詩創作的實例。抽絲型靈感是在要理清一個糾結或者完成一首沒有寫作衝動的詩時，慢慢理清思緒，逐漸建立寫作靈感的過程。例如《哈德遜山谷的抒情》是我在困惑時“抽出來的絲”。//複雜似糾纏在一起的毛線/在烏有之鄉/憑空生出真實的擁有/我摸不透這突出現的擁擠/從何方湧來/但它潮水般打濕了大地的衣襟/我想用陽光筆直的尺子/去丈量大地的遼闊/山巒捲起了平坦/海潮飛揚/尺子尋不到直線//（《哈德遜山谷的抒情》長詩節選）。〈與一朵花對視〉是我決定繼續善良下去時寫下的詩句。//這個世界多麼複雜/美好是危險的/置身於塵土飛揚的喧囂/你綻放真誠善良美麗/你讓我落淚/也給我欣喜//我真不敢相信/整個世界因你而清澈起來/什麼是四兩微弱的心曲/什麼是千斤搖撼的動力/多少人性的光輝閃亮/如歌如泣//微笑吧，小花朵/理直氣壯地活下去/我會和你在一起/一直在一起//（《與一朵花對視》長詩節選）。在現實中，徵文是個很好的例子，有些題目，我們一看就被感動，詩句自己就跳出來，這就是繆斯型靈感；有些題目，我們立刻有一種衝動去寫，但是需要搜尋文字去表達，這就是引發型靈感；還有些題目，我們就是沒有感覺，但是如果一定要寫的話，就屬於抽絲型靈感。

詩的創作靈感與詩的欣賞共鳴是個大課題。我只從創作和欣賞的角度，和大

家分享我在《輪回》詩集創作過程中得到的一些體會。我的靈感不一定是你的靈感，你的靈感也不一定是我的。我講的是我個人的創作感悟，只是和各位老師及文友分享和磋商，歡迎大家批評指正。我大膽地與大家分享了我的兩個“謬論”：詩創作的三種靈感（繆斯型靈感、引發型靈感和抽絲型靈感）與詩欣賞的三層共鳴（感性共鳴、理性共鳴和靈魂共鳴）。根據具體情況，我們可以採用不同的靈感進行詩的創作，也可以與詩產生不同層次的共鳴。詩是文學，也是藝術。詩無止境，值得我們去認識、去探索。

①柏拉圖：也譯為帕拉圖（Plato，希臘語：Πλάτων），古希臘哲學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最偉大的哲學家 and 思想家之一。

②柏拉圖：《伊安篇》，外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伊安篇》：<https://www.pinshiwen.com/wenfu/wxbk/20191211257194.html>。

③百度百科_漢語詞語。<https://baike.baidu.com/item/靈感/18583>。

④饒蕾：《輪回》，第9頁，台灣台北市秀威出版，2019年10月。

⑤饒蕾：《輪回》，第20-21頁，台灣台北市秀威出版，2019年10月。

⑥陸機：西晉文學家。據《晉書·陸機傳》載，陸機作詩、賦、文章，共300多篇，今存詩107首，文127篇（包括殘篇）。參見中國詩庫：<https://www.shigeku.org/xlib/lingshidaogushi/luji.htm>。

⑦陸機：《文賦》，晉代。

⑧賈島，唐朝著名苦吟派詩人。

⑨《賈島“推敲”詩句騎驢苦思韓愈遇見給建議》，人民網——文史，2014年07月25日。來源《鄭州日報》。

⑩毛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2020.7.23 紐約·8.17 二稿

2020.8.26 三稿·11.9 完稿

安德烈·普拉東諾夫（Andrey Platonov, 1899-1951），蘇維埃時代的一位詩人、小說家和工程師，俄國海外詩人勃羅德斯基（Brodsky）生前曾將他和喬埃斯（Joyce）、卡夫卡（Kafka）和穆西爾（Musil）作比較。他的作品在俄不常見，但卻被各方強烈批評，甚至斯大林也曾親自執筆批判他。他的兩卷小說《查文格爾》（Chevengur, 1929）和《基坑》（Kotlovan, 1930）直到戈爾巴切夫後期（1980）才經修改檢查後出版。兩部小說皆是嘲諷共產黨和無能的黨員及反烏托邦以散文詩文體組織起來的作品。

普拉東諾夫是個鐵路工人之子，內戰時當過紅軍，當時只有十五歲。之後在工程學院獲得農業電工程科的學位，並在該領域內工作。發表詩作〈主顯節的鬧門〉（1927），也曾以記者和詩人身份定居莫斯科，在文壇上嶄露頭角。他的夢想是一夜工夫的社會主義建設。他認為共產主義是一些思想複雜的人們發明出來的，這些人和自然世界已經失去了任何有機的聯繫，因此引起了浩劫及混亂，而沒有做出任何持久的事情。他於1921年退出了共產黨，開始寫作。

首先指出普拉東諾夫小說弱點的是高爾基（Gorky），他告訴普氏：“你筆下的人物，讀者不會將其看成革命者，而是看作瘋子和狂人，所有你寫的一切自然不能為我們的檢查官所接受。”

他的另一中篇小說《德杰》（Dzann，靈魂之意）曾在西方出版過。該書談及一個在沙漠的游牧民族團結起來興建一個社區，但計劃沒能成功，連屋基都未造好，一切希望都逐漸在泥土和一片荒蕪中消失了，可是人們仍然在追求幸福，尋求著更美好的生活。這一個Dystopian 反烏托邦構成的主題成了普氏的仁慈和諷刺的筆調，寄托在很多部故事的基礎內。

普氏看到人類像摩西所率領的猶太那樣在沙漠中探求一個天國，但始終未能

如願以償，失去了信心。他用這個Parody 模仿來攻擊和嘲弄現代化和工業化與軍國主義，並終歸是失敗於腐敗和官僚主義的。

普氏本來的姓名是沃隆尼斯（Voronezh），後改為柏拉圖（Platonov）的字來代替柏拉圖主義唯心論。總之，名字是有其魔術性的，儘管他採用他的語言技巧和各種幽默如：弄巧反拙、務新求奇、弄虛作假皆變成了玩世不恭的一套。怪不得高爾基指他在心理上患上了狂妄症。最後他寫了一篇短篇小說《這個殘酷而美麗的世界》，正如希臘人常說的“*How beautiful, how dangerous*”！斯大林曾是個懂得以上學說的神學院學生，但他給這位年青詩人的列罰未免太重了吧！

1938年，普氏的十五歲兒子被捕，蘇維埃指控他為恐怖份子，送往西伯利亞勞改。四年後，因染肺病遣回家中病死，普氏受到嚴重的打擊，而他的所有作品都不許出版。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由於本刊數年來每期推出“散文詩專頁”之故，“散文詩”也順理成章不時成為我們微信群裡的話題。最近便有人認為：既然叫“散文”了，又如何稱為“詩”？既然都是“詩”了，又怎麼會是“散文”？並引余光中在〈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中對“散文詩”的批評“一種高不成低不就，非驢非馬的東西”，往往缺乏“兩者的美德，但兼具兩者的弱點”。

不過，“散文詩”也寫得極好的紀弦，雖也說過“文學分類，不是詩就是散文，不是散文就是詩，沒有‘介乎詩和散文之間的’混合體”，卻同時指出“一切置重點於‘質’的決定，凡本質上的詩，就叫它歸隊於詩，凡本質上的散文，就叫它歸隊於散文，不管它的形式如何。”並舉陳銘華詩作〈捷徑〉為例“其排列之式樣，雖然和一般散文是差不多，然而沒有一字一句不是‘詩的’。而在這個作品裡面，實在連一點‘散文的’成份也找不到，它完全是一首‘純粹的詩’”“我們的現代詩，‘形式’上如何排列，那是各位詩人的自由；而‘本質’上的嚴格要求則係具有決定性的。故說，較之傳統詩，現代詩是“更詩的詩”。（以上見陳銘華著《春天的遊戲》，1996年，新大陸叢書之16）。

的確，“散文詩”一名容易望文生義讓人困惑，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散文”並非我們通常與詩對比的那個，而是與韻文（verse）相對的“散文”（Prose）；是一種以散文文體（Style）來寫詩的“工具”，而非在文學類型（Genre）中的“散文”。因此，“韻文詩”的韻文是形式是工具，詩是本質；“散文詩”的“散文”亦然。作為散文詩作者和愛好者，編者自然以紀弦的說法為然，之所以沿用“散文詩”一詞，不過是為了與韻文詩有所分別而已！

本期稿擠，除了推出“國際華文微詩群”及“中國生態詩作”兩個特輯外，還有數篇長文以及“紀念詩人蓉子”的一個小輯，因此一些已選好的稿件將留待下期再發表。

詩訊

台灣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2020 年海外華文著述獎揭曉，其中詩創作首獎由美國蔡季男的《送給天下兒童的一件禮物》（童詩集一套四冊）獲得。

由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當代新詩研究中心主任、詩評家譚五昌發起的“2020 年度十佳華語詩人、十佳華語詩集”評選活動，投稿與推薦時間經已正式啟動，至今年 2 月 4 日截止。有意者請將簡介、照片及聯繫方式電郵發到：xinshixuanben@126.com。

台灣藍星詩社詩人蓉子於 2021 年 1 月 9 日在江蘇家鄉去世，享年百歲。

詩人畫家羅青新書《羅青詩畫集：一本火柴盒》中捷對照版第二集已於 2020 年 12 月出版。

由詩人陳鏡編選、點評的《人間最美麗的故事——178 位詩人的 178 首詩（2020）》，即將出版，歡迎訂閱。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人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翻山越嶺

——第46屆美國總統就職朗誦詩

◎阿曼達·戈爾曼作 ◎秋原譯

在美國歷任總統就職典禮上，邀請詩人讀詩是一種優雅的傳統。歷任的朗讀詩人其中包括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和已故非裔女詩人瑪雅·安傑盧（Maya Angelou）等著名詩人。

然而，22歲非裔女詩人阿曼達·戈爾曼（Amanda Gorman）不僅成為這次美國總統喬·拜登就職典禮史上最年輕的朗讀詩人，她生動活潑，鏗鏘有力朗讀自己的近作《翻山越嶺》（The Hill We Climb）更備受矚目。詩人恰恰針對美國的民主自由和社會公義受到嚴峻的考驗，在詩中提出愛與希望，團結與勇氣，引起廣大的共鳴。也引起更多人對詩發生興趣。

阿曼達·戈爾曼1998年出生於洛杉磯，小時候有言語障礙，對聽覺有深刻的體會。她16歲獲得洛杉磯的青年詩人桂冠。三年後，在哈佛唸社會學時，成為全國青年桂冠詩人。戈爾曼也是一名社會活動人士，她表示有意在36歲時參選總統。

戈爾曼在2015年出版第一本書《吃不飽的那個人》，並將在今年晚些時出版另一本書《歌唱改變》。

茲按照戈爾曼在拜登總統就職典禮上朗讀的《翻山越嶺》抄本（transcript）試譯如右，與原作的形式或有出入。

——秋原

(00:00)

總統先生，拜登博士，副總統女士，任德龍先生，美國人和世界：

當白天來臨，我們問自己，在無窮盡的陰暗中，哪裡才找到光明？我們背負的損失有如大海我們要跋山涉水，付出代價。我們無懼於獸腹之險。我們學到安靜並不等於和平。在因循規矩當中，正義並不永遠是正義。然而，在我們還沒有察覺之前，黎明早已屬於我們。我們總算學到了。對於我們，歷歷在目的並非一個破裂的國家，她只是尚未完成。而我們是這個國家的繼承人，而且是在一個黑奴的後裔，單親母親撫養成人；瘦削的女孩，卻能夠夢想成為總統，而且發現自己正在為之吟頌的年代。

(01:10)

是的，我們粗野不馴，離完善還很遠，但並不表示我們非要建立一個完美無瑕的國家不可。我們致力締造我們的聯邦，目的在於組成一個保障每個人的文化，膚色，性格和身份的國家。因此，我們並不著眼於彼此之間的矛盾，而是把目光放在未來。我們消弭鴻溝是因為我們知道要把未來放在首位，我們要把歧見擱在一旁。我們放下臂彎從而互相交臂。我們不傷小我大家以和為貴。如果說地球只有一個，這就是真理。即使我們悲痛，我們成長。即使我們受傷，我們期望。即使我們疲憊不堪，我們矢志不渝。不是因為我們永不落敗，而是因為我們永不分裂。

(02:22)

聖經論道：“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無人驚嚇他們。”如果我們要活出我們的時代，那麼勝利並不在刀刃上，而是在我們築成的橋上。那是對曠野的承諾。除非拿出勇氣我們才能夠翻山

越嶺。作為美國人，我們不僅有驕傲的傳承，我們更借古鑒今。我們目睹國家像樹林一樣被劈碎而不是共享。民主被阻撓，國家遭受破壞。這一切幾乎成為事實。

(03:07)

民主有時遭受阻撓，但永遠屹立不倒。憑著這個事實真理，我們有信心，當我們注視著未來的同時，歷史也注視著我們。現在是撥亂反正的時候。當初我們害怕。我們沒有做好準備繼承這麼恐怖的時刻，可是當我們親歷其境，我們發現自己有刷新歷史的能力，給自己帶來希望和歡笑。所以當有人問起，我們如何戰勝災難？此刻我們可以斷言，災難怎能戰勝我們？

(03:56)

我們不會走回頭路，而是邁向一個傷痕纍纍卻始終完整的國家，一個至仁至勇，既激烈又自由的國家。我們不屈不撓，因為我們知道從容自若將是下一代繼承的遺產。我們鑄成大錯造成下一代的重負。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們融合慈悲與力量，剛正不阿，那麼，愛就成為我們留給子孫的福蔭。

(04:36)

那麼，讓我們來棄舊圖新，重建家園吧。用我銅打胸膛的每一口氣把傷痛的世界，變成奇妙的世界。我們將從西部的金山崛起。從風雨如磐的東北崛起——在那裡我們的先賢揭開了革命。我們將從中西部環湖的城市崛起。從陽光普照的南方崛起。在我們國家的每一個角落，我們重建，和睦相處，休養生息。在我們國家的每個角落，呼喚我們多姿多彩的人民從打擊中展現美麗。天亮的時候，我們走出陰暗的火焰，勇往直前。我們讓新的曙光綻放。光明永在，只要我們勇於面對，只要我們永不退縮。